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二三年



1922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22 年

烦闷	(2)
假如我是个作家	(17)
论“文学批评”	(20)
“将来”的女神	(22)
向往	
——为德诗人歌德逝世九十周年纪念作	
.....	(24)
十字架的园里	(26)
春水	(29)
迎“春”	(92)
疯人笔记	(94)
回顾	(104)
病的诗人（三）	(106)
不忘	(108)
晚祷（一）	(110)

遗书	(112)
玫瑰的荫下	(139)
人间的弱者	(141)
不忍	(143)
寂寞	(145)
往事 (一)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161)
哀词	(186)
十年	(187)
使命	(189)
纪事	
——赠小弟冰季	(191)
歧路	(192)
中秋前三日	(193)
安慰 (一)	(194)
安慰 (二)	(196)
晚祷 (二)	(197)
到青龙桥去	(199)
十一月十一夜	(205)

1922 年

烦 闷

几声晨兴的钟，把他从疲乏的浓睡中唤醒。他还在神志朦胧的时候，已似乎深深的觉得抑郁烦躁。推开枕头，枕着左臂，闭目思索了一会，又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他不痛快。这时廊外同学来往的脚步声，已经繁杂了，他只得无聊地披衣起来；一边理着桌上散乱的书，一边呆呆地想着。

盥漱刚完，餐铃响了，他偏不吃饭去；夹着书，走到课室，站在炉边。从窗户里看同学们纷纷的向着餐室走，他的问题又起了：“到底是吃饭为活着，还是活着为吃饭？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饭么？假如人可以不吃饭，岂不可以少生许多的是非，少犯许多的罪恶么？但是……”他的思想引到无尽处，不禁拿起铅笔来，在本子上画来画去的出神。

不知站了多少时候，忽地觉得有人推门进来。回头看时，正是同班友可济和西真，也一块儿夹着书来了，看见他都问：“你怎么不吃饭去？”他微笑着摇摇头。他们见他这般光景，就也不说什么；在炉旁站

了一会，便去坐下，谈论起别的事来。

要是别日也许他也和他们一块儿说去，今天他只不言语，从背后呆呆的看着他们。他想：“西真这孩子很聪明，只是总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实用思想又有什么用处，只多些烦恼，不如浑化些好。”又想：“可济昨天对我批评了半天西真，说他不体恤人，要一辈子不理他。今天又和他好起来，也许又有什么求他的事，也未可知。总之人生只谋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爱和仇，也只是以此为转移，——世间没有真正的是非，人类没有确定的心性。”又想，“可济的哥哥前几天写信来叫我做些稿子，还没有工夫覆他，他哥哥……”这时同学愈来愈多，他的思潮被打断，便拿起书来，自去坐下。

他很喜欢哲学，但今日却无心听讲，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残雪。偶然听得一两句，“唯物派说心即是物——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只是无目的底力与物的相遇。”这似乎和他这些日子所认可的相同，便收回心来，抬头看着壁上的花纹，一面听着。一会儿教授讲完了，便征求学生的意见和问题，他只默然无语。他想：“哲学问题没有人能以完全解答，问了又有什么结果；只空耗些光阴。”

一点钟匆匆过去了，他无精打采的随着众人出来。

回到屋里，放下书，走了几转，便坐下；无聊的拿出纸笔，要写信给他姊姊。这是他烦闷时的习惯，不是沉思，就是乱写。

亲爱的姊姊：

我今天又起了烦闷了，你知道这里的天气么？阴冷，黯淡，更将我的心情，冷淡入无何有之乡了。

你莫又要笑我，我的思潮是起落无恒。和我交浅的人，总觉得我是活泼的，有说有笑的，我也自觉我是动的不是静的。然而我喜玄想，想到上天入地。更不时的起烦闷，不但在寂寞时，在热闹场中也是如此。姊姊呵！

这是为什么呢？是遗传么？有我的时候，勇敢的父亲，正在烈风大雪的海上，高唱那“祈战死”之歌，在枪林炮雨之下，和敌人奋斗。年轻的母亲，因此长日忧虑。也许为着这影响，那忧郁的芽儿，便深深的种在我最初的心情里了。为环境么？有生以来，十二年荒凉落漠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无际的海天，听着清晨深夜的喇叭，这时正是汤琵琶所说的“儿无所悲也，心自凄动耳”的境象了。像我们那时的——现在也是如此——年纪和家庭，哪能起什么身世之感，然

而幼稚的心，哪经得几番凄动，久而久之，便做成习惯了。

可恨那海隅生活，使我独学无友，只得和书籍亲近。更可恨我们那个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学作品，偏偏我又极好它。终日里对着百问不答神秘的“自然”，替古人感怀忧世。再后虽然离开了环境的逼迫，然而已经是先入为主，难以救药了。

我又过了几年城市的学校生活，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使我快乐迷眩，但渐渐的又退回了。我的同学虽然很多，却没有一个可与谈话的朋友。他们虽然不和我太亲密，却也不斥我为怪诞，因为我同他们只说的是口里的话，不说心里的话。我的朋友范围，现在不只在校内了。我在海隅的时候，只知道的是书上的人物，现在我已经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姊姊呵！罪过得很！我对于这些人物，由钦羨而模仿，由模仿而疑惧，由疑惧而轻藐。总而言之，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会，同时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

不往下再说了，自此而止罢。姊姊呵，前途怎么办呢？奋斗么？奋斗就是磨灭真性的别名，结果我和他们一样。不奋斗么？何处是我的归宿？随波逐流，听其自然，到哪里是哪里，我又

不甘这样飘泊！

因此我常常烦闷忧郁，我似乎已经窥探了社会之谜。我烦闷的原因，还不止此，往往无端着恼。连我自己也奇怪，只得归原于遗传和环境。但无论是遗传，是环境；已的确做成了我这么一个深忧沉思的人。

姊姊，我傲岸的性情，至终不能磨灭呵！我能咬着牙慰安人，却不能受人的慰安。人说我具有冷的理性，我也自承认是冷的理性。这时谁是我的慰安，谁配慰安我呢？姊姊呵！我的眼泪，不能在你面前掩盖，我的叹息，不能在你耳中隐瞒。亲爱的姊姊，“善美的安琪儿”，——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学们赠你的这个徽号——只有你能慰安我，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你虽不能壅塞我眼泪的泉源，你却能遏止这泉流的奔涌。姊姊呵！你虽不和我是一样的遗传，却也和我是一样的环境，怎么你就那样的温柔，勇决，聪明，喜乐呢？——虽人家也说你冷静，但相形之下，和我已相差天地了——我思想的历史中的变迁和倾向，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道力。我已经觉得是极力的模仿你，但一离开你，我又失了自觉。就如今年夏天，我心灵中觉得时时有喜乐，假期一过，却又走失了。姊姊，善美的姊姊！飘

流在觉悟海中——或是堕落海中，也未可知——的弟弟，急待你的援手呵！

年假近了，切望你回来，虽然笔谈比面谈有时反真切，反彻底，然而冬夜围炉，也是人生较快乐的事，不过却难为你走那风雪的长途。小弟弟也盼望你回来，上礼拜我回家去的时候，他还嘱咐我——他决不能像我，也似乎不很像你，他是更活泼爽畅的孩子。我有时想，他还小呢，十岁的年纪，自然是天真烂漫的。但无论如何，决不至于像我。上帝祝福他！只叫他永远像你，就是我的祷祝了。

姊姊！风愈紧了，雪花也飘来了。我随手拿起笔来，竟写了六张信纸，无端又耗费了你五分钟看信的工夫，请你饶恕我。亲爱的姊姊，再见罢！

你忧闷的弟弟

匆匆的写完了，便从头看了一遍，慢慢的叠起来。自己挪到炉边坐着，深思了一会，又回来，重新在信后注了几句：

姊姊！你看了信，千万不必过分的为我难过。我的思潮起落太无恒，也许天明就行所无事

了。我不愿意以无端的事，不快了我，又不快了你。

注完便封了口，放在桌上。——其实这信，他姊姊未必能够看见：他烦闷时就写信，写完，自己看几遍，临到付邮的时候，说不定一刹那顷，他脑子里转一个弯儿，便烧了撕了。他不愿意人受他思想的影响，更不愿意示弱，使人知道他是这样的受环境的逼迫。横竖写了，他精神中的痛苦，已经发泄，不寄也没有什么，只是空耗了无数的光阴和纸笔。

这时场院里同学欢笑奔走的声音，又散满了，已经到了上午下课的时候。他觉得饿了，便出来自己先走到餐室里。一会儿同学们也来了，一个个冻红着脸，搓着手，聚在炉边谈话。可济回头看见他，便问：“这两点钟没课，你做什么来着？”他说：“没做什么，只写了几封信。”可济说：“正是呢，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千万别忘了。”他点一点头。

饭后走了出来，大地上已经白茫茫的了，空中的雪片，兀自飘舞。正走着，西真从后面赶上说，“今天下午四点的委员会，你千万要到。”他便站住了说，“我正要告诉你呢，今天是礼拜六，昨天我弟弟就写信叫我早些回去，大概是有点事。今天就请你替我主席罢，我已经告了假了。”西真道：“你又来，哪能有

这样凑巧的事。你若不去，他们又该说你了；办事自然是难的，但你这人也未免太……”他沉下脸来说：“太什么？”西真咽住了笑道，“没有什么，不过我劝你总是到了好。”他低下头走着，半天不言语，一会儿便冷笑道：“我也看破了。每人都要弄聪明，我何苦白操这一番心？做起来，总是这么一回事。什么公益？什么服务？我劝大家都不必做这梦了。撒手一去，倒可以释放无数劳苦的众生。其实我也不用说别人，我深深的自己承认，我便是罪恶的魁首，魔鬼的头儿。”西真听了，也不说什么，这时已经走到他屋门口，他又说：“其实——我倒不是为这个，我今天真有点事，请你千万代劳；全权交给你了。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西真迟疑了一会，说，“也好。”他便点点头进去了。

到了屋里，百无聊赖，从冻结的玻璃窗里，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渐渐的困倦上来；和衣倒下，用手绢盖上脸，仿佛入梦。

不一会儿又醒了，倒在床上呆想，心中更加烦躁，便起来想回家去。忽然忆起可辉的信未复，不如写了再走，拿起笔来，却先成了一篇短文字：

青年人的危机：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进社会，他逐渐的看

破“社会之谜”。使他平日对于社会的钦慕敬礼，渐渐的云消雾灭，渐渐的看不起人。

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原是只可远观的。青年人当初太看得起社会，自己想象的兴味，也太浓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观，只有冷笑。他心烦意乱，似乎要往自杀的道上走。

原来一切都只是这般如此，说破不值一钱。

他当初以为好的，以为百蹴不能至的，原来也只是如此。——这时他无有了敬礼的标准，无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独往独来，孤寂凄凉的在这虚伪痛苦的世界中翻转。

他由看不起人，渐渐的没了他“爱”的本能，渐渐的和人类绝了来往；视一切友谊，若有若无，可有可无。

这是极大的危险不是？我要问作青年人环境的社会！

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诣的倾向自然。——但是宇宙是无穷的，蕴含着无限的神秘，沉静的对着他。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对此是绝无探索了解的希望。他只有低徊，只有赞叹，只有那渺渺茫茫无补太空的奇怪情绪。

两种心理，将青年人悬将起来，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

这是极大的危险不是？青年要问宇宙，也要问自己。

青年自己何尝不能为人生和宇宙，作种种完满的解答？但理论是一件事，实践又是一件事。他说得来却做不到，他至终仍是悬着。

这两方面，又何尝不可以“不解之解”解决了？但青年人不能升天，不甘入地；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完全全的来适应他。

宇宙终古是神秘的；但社会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虚伪和痛苦，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于不着边际？

极大的危险，已经临到了，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

他一口气写完了，看了一遍，放在旁边，找出可辉的信来，呆呆的看着，半天，很昏乱的拿起笔来，又写：

可辉兄：

前几天从令弟处转到你的信；你的诗《月夜》，也拜读了，很好。我也是极喜欢月夜的，我经历过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那美景恐怕你还

没有遇见过。但我总觉得月夜不如星夜；月夜的感觉散漫，不如星夜那般深沉。灿烂的繁星，衬着深蓝的夜色，那幽深静远的太空，真使人微叹，使人深思，使人神游物外呵！我有时对着无星的月夜，恨不得将心灵的利斧，敲碎月明，幻作万千星辰，叫它和着风中的密叶繁枝，颂赞这“自然”的神秘。你也曾有这种的幻想么？

论到文学创作问题，天才以外的人，自然总不如天才的创作那般容易。——这容易不是多少的问题——因为见得到是一件事，写得出又是一件事。天才的观察，也许和别人一般，只是他能描写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深刻，便显得高人一着。不过将创作文学的责任，交付天才，也有一件危险。他们的秉赋不同，感觉从他脑中渗过的时候，往往带着极浓厚的特具的色彩；乐便乐到极处，悲也悲到极处。愈写得动人，愈引导阅者趋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他所描写的对象，就未免模糊颠倒了。到此牵连到文学材料问题，我又起怪想了，宇宙中一切的物事，在在都是可描写的；无论在山村，在都市，只要有一秒钟寂静的工夫，坐下想一想，站住看一看，我们的四围，就充满了结构非常精密的文学材料，又何用四处寻求呢？我主张与其由一两个人——无论

是否天才——来描写，不如由大家同来实地观察，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一两个人的感觉和文字，怎能写尽这些神秘，没的玷辱隐没了这无限的“自然”！

文坛上真寂寞呵！我不信拿这些现时的文学界中人的为人格，就足以支撑我们现代的文坛，然而他们的确已这样的支撑了，真是——我也知止了，忏悔了。然而古往今来，其实也都是如此，古文学家或者还不如如今，不过我们看不见，便只有盲从赞叹。何必多说？世界上原只是滑稽，原只是虚伪。古人欺哄今人，今人又欺哄后人，历史中也尽是一脉相延的欺哄的文字。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你说我的话。你说我只能影响别人，却不能受人的影响。你太把我看重了！我哪里有影响人的力量？至于我受人的影响，是的确不少，你不理会就是了。你又劝我不要往悲观里思想，我看这个不成问题，我近来的思想，几乎瞬息万变。告诉你一个笑话，我现在完全的赞同唯物派的学说。几乎将从前的主张推翻了。不过我至终不承认我昨日的主张，以至今日的，明日的，也是如此。我年纪太轻，阅历太浅，读的书也太少。人生观还没有确定；偶然有些偏于忧郁的言谈和文字，也不过是受一

时心境的影响和环境的感触，不至于长久如此的，而且如不从文字方面观察，我就不是悲观的我。因此我从来不以思想的变迁为意，任这过渡时代的思潮，自由奔放，无论是深悲是极乐，我都听其自然。时代过了，人生观确定了，自然有个结果。请你放心罢，我是不须人的慰安的，谢谢你。

“作稿问题”，我真太羞赧了，我不愿意再提——附上一篇，是刚才乱写的，不过请你看一看——这便是末一次。因为我愈轻看人，愈拿着描写“自然”不当做神圣的事；结果是我自己堕落，“自然”自杀。我不想再做了，不如听“自然”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个渔夫农妇的心中，覆盖了无知无识的灵魂，舒展了无尽无边的美。

到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所爱的孩子，我的弟弟，活泼胜常，可以告慰。

雪中的天色，已经昏暗了，我要回家去。归途中迎面的朔风，也许和你楼旁的河水相应答。何不将心灵交托给这无界限的天籁，来替我们对语！

你的朋友

匆匆的写完，和那篇稿子一块儿封了起来。又从

桌上拿起给姊姊的信来，一同放在袋里。检出几本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匆匆的又走出来；一眼望见西真和几个同学，都站在“会议室”的门口目送着他。

街上只有朔风吹着雪片，和那车轮压着雪地轧轧的细响。路灯已经明了，一排儿繁星般平列着；灯下却没有多少行人，只听得归巢的寒鸦，一声声的叫噪。他坐在车上想：“当初未有生物的时候，大地上也下雪么？倘若有雪，那才是洁白无际，未经践踏，任它结冰化水，都是不染微瑕的。”又想：“只有‘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的快乐么？可怜呵！雪冷风寒，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暂时的归宿。那些无家的人又将如何？——永久的家又在哪里？”他愈想愈远，竟然忘却寒风吹面。忽然车停了，他知道已经到家了。

走进门去，穿过甬路，看见餐室里只有微微的光；心想父亲或者不在家。他先走上楼去，捻亮了电灯，放下书，脱了外衣，又走下来。

轻轻的推开门，屋里很黑暗，却有暖香扑面。母亲坐在温榻上，对着炉火，正想什么呢。弟弟头枕在母亲的膝上，脚儿放在一边，已经睡着了。跳荡的火光，映着弟弟雪白的脸儿，和母亲扶在他头上的手，都幻作微红的颜色。

这屋里一切都笼盖在寂静里，钟摆和木炭爆发的声音，也可以清清楚楚的听见。光影以外，看不分明；光影以内，只有母亲的温柔的爱，和孩子天真极乐的睡眠。

他站住了，凝望着，“人生只要他一辈子是如此！”这时他一天的愁烦，都驱出心头，却涌作爱感之泪，聚在眼底。

母亲已经看见他了；他只得走近来，俯在弟弟的身旁。母亲说：“你回来了，冷不冷？”他摇一摇头。母亲又说：“你姊姊来了一封信，她说……”他抬起头来问道：“她说什么？”母亲看着他的脸，问道：“你怎么了？”他低下头说：“没有什么——”这时他的眼泪，已经滴在弟弟的脸上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2年1月第13卷第1期，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

假如我是个作家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品
入到他人脑中的时候，
平常的，不在意的，没有一句话说；
流水般过去了，
不值得赞扬，
更不屑得评驳；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
痛苦，或快乐临到时，
他便模糊的想起
好像这光景曾在谁的文字里描写过；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品
被一切友伴和同时有学问的人
轻藐——讥笑；
然而在孩子，农夫，和愚拙的妇人，

他们听过之后，
 慢慢的低头，
 深深的思索，
我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品，
在世界中无有声息，
没有人批评，
 更没有人注意；
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
对着明明的月
 丝丝的雨
 飒飒的风，
低声念诵时，
能以再现几幅不模糊的图画；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品
在人间不露光芒，
 没个人听闻，
 没个人念诵，
只我自己忧愁，快乐，

或是独对无限的自然，
能以自由抒写，
当我积压的思想发落到纸上，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2月6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论“文学批评”

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充满了情绪的。作者写了，读者看了，在他们精神接触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要生出种种的了解和批评。

精神接触，能生同情，同时也更能生出不同情。“不同情的同情”，就是完全的翻转作品的全面，从忧郁转到欢愉，从欢愉转到忧郁，只对于我们眼中的文字，大表同情；虽然也是一般的称扬赞叹，然而在作者一方面，已经完全的失了那作品的原意和价值。

我深深的感到，在我们读者生出种种的了解和批评的时候，对于作者几乎是丝毫不负责任的。缘故是作者的遗传和环境，和作者的人生哲学，我们不能详细的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他写那文字时候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也更不能知道。此外我们在读阅的时候，还有自己的，一面的心境和成见；抱定这个心境和成见，不假思索的向前走，去批评文学作品，如同戴蓝眼镜一般，天地异色。——结果不必我多说，只可怜作者受了无限的同情的冤枉！

我们不能不深深的承认，在我们不明白了解作者自己以前，作品的批评是正和作品的原意相反的。“不同情的同情”的赞扬，毁坏创作的程度，是更高于同情的攻击的。——最不幸的是我们好意的赞扬，在不自觉里或者便要消灭了几个胆怯的作家！

作者只能有一个，读者同时便可以有千万。千万种的心境和成见底下，浮现出来的作品，便可以有千万的化身。作品的原意，已经片片的撕碎了。

作者——不灰心的作者——要避开这种危险，只有在他的作品底下，加上百千万字的注释。——我个人方面万不愿陷作者于加注释的地步。使他活泼泼的作品成为典故式的诗文。这样，便是要从世界上，根本的消灭了真正的“文学”！

在世界的作家面前，我是读者之一。我要承认，我要谢罪，我更要深深的应许。他的星儿射出来的光，他的花儿发出来的香，在我未十分明白了解以前，自我这一方面反映出来时，决不使他们受我丝毫的影响。我只有静默，只有瞻望，只有这漠漠的至诚，来敬礼我现在所不能明了，不能探索的神圣文学！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月22日。）

“将来”的女神

我抬头已瞥见了——

你桂花的冠子，

雪白的羽衣。

你胸前的璎珞，

是心血般鲜红，

泪珠般洁白。

你翅儿只管遨翔，

琴儿只管弹奏。

你怎的只是向前飞，

不肯一回顾？

你的光明的脸：

也许是欢乐，

也许是黯淡；

也许是微笑，

也许是含愁；

只令我迷糊恍惚——

你怎的只是向前飞，

不肯一回顾？
将来——
是海角，
是天涯，
天上——人间，
都是你遥遥导引——
你怎的只管向前飞，
不肯一回顾？
看——
只有飘飘云发，
铮铮琴韵，
飒飒天风；
如何——如何？
你怎的只管向前飞，
不肯一回顾？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月21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向 往

——为德诗人歌德逝世^① 九十周年纪念作

万有都蕴藏着上帝，
万有都表现着上帝；
你的浓红的信仰之华，
可能容她采撷么？

严肃！
温柔！
自然海中的遨游，
诗人的生活，
不应当这样么？

在“真理”和“自然”里，
挽着“艺术”的婴儿，

^① 歌德（1749—1832），德国的伟大诗人，德国古典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主要代表。有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哲学、历史学等方面，均有卓著成就。代表作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维廉·麦斯特》等。

活泼自由的走光明的道路。

听——听

天使的进行歌声起了！

先驱者！

可能慢些走？

时代之栏的内外，

都是“自然”的宠儿呵！

在母亲的爱里，

互相祝福罢！

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23日，
后收入诗集《春水》。）

十字架的园里

她说：“不去了！那里只是冷阴阴的——”

那里是“只是冷阴阴的”；然而我深深的觉得，在那里，我的思想，常常立刻的平静下来，超出日常生活之外。人生是不是应该有些思想，超出日常生活之外呢？

我相信，春天来了，枝头微绿了；在那平列的十字架丛中，幽绝静绝的树下，石块上独坐，读些自己心爱的诗文，也是一生最可纪念的事呵！

相伴的，只是扫花的老人罢！只有树上的小鸟罢！他们也各有他们的感想么？城墙隔断了我向外的视线，只深深的将我的思想，关闭在这圈儿里了！

她说：“在这里，人生未免太悲惨了——”

是真的么？为何我们便想不透呢？纵然天下事都是可怀疑的，但表示我们生命终结的那十字架，是不容怀疑，不能怀疑的。在有生之前，它已经竖立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了。生前的友！死后永久的伴侣！我们为何以它为悲惨呢？

在这里，我只有静止不流的心泉，幽深缥缈的思想，和那微带着觉悟欢喜的“惆怅”。

这种思想，是天上的还是人间的呢？也许都不是罢，然而在我是超乎平常的境界了！

花也谢了，石块也剥落了，影片也模糊了；但这于长眠的人有什么影响呢？他们已将历史中的悲欢离合，交还了世界，自己微笑着享受他们最后的安息了！

寂静极了！幽深极了！沉思的石像旁边，长眠的异国异乡的人，在这里，什么界限都消灭了，我们只隔着一个神秘的十字架呵！

旧的文字，可以描写新的感想么？若是可以，我介绍你们相见罢：

一角的城墙，
蔚蓝的天，
极目的苍茫无际——
即此便是天上人间！

“死”呵！
起来颂扬它，
是沉默的终归，
是永久的安息。

人类呵！
相爱罢！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我的朋友！
未免太忧愁了么？
“死”的泉水，
是笔尖下最后的一滴。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3月3日。）

春 水

自 序

“母亲呵！
这零碎的篇儿，
你能看一看么？
这些字，
在没有我以前
已隐藏在你的心怀里。”

——录《繁星》一二〇

冰 心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春水！

又是一年了，
还这般的微微吹动。
可以再照一个影儿么？

春水温静的答谢我说：

“我的朋友！
我从来未曾留下一个影子，
不但对你是如此。”

二

四时缓缓的过去——

百花互相耳语说：

“我们都只是弱者！

甜香的梦

轮流着做罢，

憔悴的杯

也轮流着饮罢，

上帝原是这样安排的呵！

三

青年人！
你不能像风般飞扬，
 便应当如山般静止。
浮云似的
 无力的生涯，
只做了诗人的资料呵！

四

芦荻，
 只伴着这黄波浪么？
趁风儿吹到江南去罢！

五

一道小河
 平平荡荡的流将下去，
只经过平沙万里——
 自由的，
 沉寂的，
它没有快乐的声音。

一道小河
曲曲折折的流将下去，
只经过高山深谷——
险阻的，
挫折的，
它也没有快乐的声音。
我的朋友！
感谢你解答了
我久闷的问题，
平荡而曲折的水流里，
青年的快乐
在其中荡漾着了！

六

诗人！
不要委屈了自然罢，
“美”的图画，
要淡淡的描呵！

七

一步一步的扶走——

半隐的青紫的山峰
怎的这般高远呢？

八

月呵！
什么做成了你的尊严呢？
深远的天空里，
只有你独往独来了。

九

倘若我能以达到，
上帝呵！
何处是你心的尽头，
可能容我知道？
远了！
远了！
我真是太微小了呵！

一〇

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
白日的心情呵！

不要侵到这境界里来罢。

——

南风吹了，
将春的微笑
从水国里带来了！

一二

弦声近了，
瞽目者来了；
弦声远了，
无知的人的命运
也跟了去么？

一三

白莲花！
清洁拘束了你了——
但也何妨让同在水里的红莲
来参礼呢？

一四

自然唤着说：
“将你的笔尖儿
 浸在我的海里罢！
人类的心怀太枯燥了。”

一五

沉默里，
 充满了胜利者的凯歌！

一六

心呵！
 什么时候值得烦乱呢？
 为着宇宙，
 为着众生。

一七

红墙衰草上的夕阳呵！
 快些落下去罢，

你使许多的青年人颓老了！

一八

冰雪里的梅花呵！

你占了春先了。

看遍地的小花

随着你零星开放。

一九

诗人！

笔下珍重罢！

众生的烦闷

要你来慰安呢。

二〇

山头独立，

宇宙只一人占有了么？

二一

只能提着壶儿

看她憔悴——
同情的水
 从何灌溉呢？
 她原是栏内的花呵！

二二

先驱者！
 你要为众生开辟前途呵，
 束紧了你的心带罢！

二三

平凡的池水——
 临照了夕阳，
 便成金海！

二四

小岛呵！
 何处显出你的挺拔呢？
无数的山峰
 沉沦在海底了。

二五

吹就雪花朵朵——
朔风也是温柔的呵！

二六

我只是一个弱者！
光明的十字架
容我背上罢，
我要抛弃了性天里
暗淡的星辰！

二七

大风起了！
秋虫的鸣声都息了！

二八

影儿欺哄了众生了，
天以外——
月儿何曾圆缺？

二九

一般的碧绿
只多些温柔。
西湖呵，
你是海的小妹妹么？

三〇

天高了，
星辰落了。
晚风又与睡人为难了！

三一

诗人！
自然命令着你呢，
静下心潮
听它呼唤！

三二

渔舟归来了，

看江上点点的红灯呵！

三三

墙角的花！
你孤芳自赏时，
天地便小了。

三四

青年人！
从白茫茫的地上
找出同情来罢。

三五

嫩绿的叶儿
也似诗情么？
颜色一番一番的浓了。

三六

老年人的“过去”，
青年人的“将来”，

在沉思里
都是一样呵！

三七

太空！
揭开你的星网，
容我瞻仰你光明的脸罢。

三八

秋深了！
树叶儿穿上红衣了！

三九

水向东流，
月向西落——
诗人，
你的心情
能将她们牵住了么？

四〇

黄昏——深夜
 槐花下的狂风，
 藤萝上的密雨，
 可能容我暂止你？
病的弟弟
刚刚睡浓了呵！

四一

小松树，
 容我伴你罢，
 山上白云深了！

四二

晚霞边的孤帆，
 在不自觉里
 完成了“自然”的图画。

四三

春何曾说话呢？
但她那伟大潜隐的力量，
已这般的
温柔了世界了！

四四

旗儿举正了，
聪明的先驱者呵！

四五

山有时倾了，
海有时涌了。
一个庸人的心志
却终古竖立！

四六

不解放的行为，
造就了自由的思想！

四七

人在廊上，
书在膝上，
拂面的微风里
知道春来了。

四八

萤儿自由的飞走了，
无力的残荷呵！

四九

自然的微笑里，
融化了
人类的怨嗔。

五〇

何用写呢？
诗人自己
便是诗了！

五一

鸡声——

鼓舞了别人了！

它自己可曾得到慰安么？

五二

微倦的沉思里——

鸽儿的弦风

将诗情吹破了！

五三

春从微绿的小草里

对青年说：

“我的光照临着你了，

从枯冷的环境中

创造你有生命的人格罢！”

五四

白昼从哪里长了呢？

远远墙边的树影
都困慵得不移动了。

五五

野地里的百合花，
只有自然
是你的朋友罢。

五六

狂风里——
远树都模糊了，
造物者涂抹了他黄昏的图画了。

五七

小蜘蛛！
停止你的工作罢，
只网住些儿尘土呵！

五八

冰似山般静寂，

山似水般流动，
诗人可以如此的支配它么？

五九

乘客呼唤着说：
“舵工！
小心雾里的暗礁罢。”
舵工宁静的微笑说：
“我知道那当行的水路，
这就够了！”

六〇

流星——
只在人类的天空里是光明的；
它从黑暗中飞来，
又向黑暗中飞去，
生命也是这般的不分明么？

六一

弟弟！
且喜又相见了，

我回忆中的你，
哪能象这般清晰？

六二

我要挽那“过去”的年光，
但时间的经纬里
已织上了“现在”的丝了！

六三

柳花飞时，
燕子来了；
芦花飞时，
燕子又去了；
但她们是一样的洁白呵！

六四

婴儿，
在他颤动的啼声中
有无限神秘的言语，
从最初的灵魂里带来
要告诉世界。

六五

只是一颗孤星罢了！
在无边的黑暗里，
已写尽了宇宙的寂寞。

六六

清绝——
是静寂还是清明？
只有凝立的城墙，
被雪的杨柳，
冷又何妨？
白茫茫里走入画图中罢！

六七

信仰将青年人
扶上“服从”的高塔以后，
便把“思想”的梯儿撤去了。

六八

当我自己在黑暗幽远的道上
当心的慢慢走着，
我只倾听着自己的足音。

六九

沉寂的渊底，
却照着
永远红艳的春花。

七〇

玫瑰花的浓红
在我眼前照耀，
伸手摘将下来，
她却萎谢在我的襟上。

我的心低低的安慰我说：
“你隔绝了她和自然的连结，
这浓红便归尘土；
青年人！

留意你枯燥的灵魂。”

七一

当我浮云般
自来自去的时候，
真觉得宇宙太寂寞了！

七二

郁倦的春风
只送些“不宁”来了！
城墙——
微绿的杨柳——
都隐没在飞扬的尘土里。
这也是人生断片的烦闷呵！

七三

我的朋友！
倘若春花自由的开放时，
无意中愁苦了你，
你当原谅它是受自然的指挥的。

七四

在模糊的世界中——

我忘记了最初的一句话，
也不知道最后的一句话。

七五

昨日游湖，

今夜听雨，

这雨点已落到我心中的湖上，
滴出无数的叠纹了！

七六

寂寞增加郁闷，

忙碌铲除烦恼——

我的朋友！

快乐在不停的工作里！

七七

只坐在阶边说笑——

山上的楼台
斜阳照着，
何曾不想一登临呢？
清福不要一日享尽了呵！

七八

可曾有过？
钓矶独坐——
满湖柔波
看人春泛。

七九

我愿意在离开世界以前
能低低告诉它说：
“世界呵，
我彻底的了解你了！”

八〇

当我看见绿叶又来的时候，
我的心欣喜又感伤了。
勇敢的绿叶呵！

记否去秋黯淡的离别呢？

八一

我独自

经过了青青的松柏，

上了层层石阶。

祈年殿

庄严地立在黄尘里，

我——

我只能深深的低首了！

八二

我的朋友，

不要论春风欺哄了你，

花色原不如花香啊！

八三

微雨的山门下，

石阶湿着——

只有独立的我

和缕缕的游云，

这也是“同参密藏”么？

八四

灯下拔了剑儿出鞘，
细看——凝想
只有一腔豪气，
竟忘却
血珠鲜红
泪珠晶白。

八五

我的朋友！
倘若你忆起这一湖春水，
要记住
它原不是温柔，
只是这般冰冷。

八六

谈笑着走下层阶，
斜阳里——
偶然后顾红墙，

前瞻黄瓦，
霎时间我了解什么是“旧国”了，
我的心灵从此淒动了！

八七

青年人！
只是回顾么？
这世界是不住的前进呵。

八八

春徘徊着来到
这庄严的坛上——
在无边的清冷里，
只能把一丝春意，
交付与阶隙里
微小的草儿了。

八九

桃花无主的开了，
小草无主的青了，
世人真痴呵！

为何求自然的爱来慰安呢！

九〇

聪明人！

在这漠漠的世界上，
只能提着“自信”的灯儿
进行在黑暗里。

九一

对着幽艳的花儿凝望，
为着将来的果子
只得留它开在枝头了！

九二

星儿！

世人凝注着你了，
导引他们的眼光
超出太空以外罢！

九三

一阵风来——
湖水向后流了，
石矶向前走了，
迷惘里……
我——我胸中的海岳呵！

九四

什么是播种者的喜悦呢？
倚锄望——
到处有青春之痕了！

九五

月儿——
在天下的水镜里，
这边光明，
那边黯淡。
但在天上却只有一个。

九六

“什么时候来赏雪呢？”

“来日罢，”

“来日”过去了。

“什么时候来游湖呢？”

“来年罢，”

“来年”过去了。

“什么时候工作呢？”

“来生么？”

我微笑而又惊悚了！

九七

寥廓的黄昏，

何处着一个彷徨的我？

母亲呵！

我只要归依你，

心外的湖山，

容我抛弃罢！

九八

我不会弹琴，
 我只静默的听着；
我不会绘画，
 我只沉寂的看着；
我不会表现万全的爱，
我只虔诚的祷告着。

九九

“幽兰！
 未免太寂寞了，
 不愿意要友伴么？”
“我正寻求着呢！
 但没有别的花儿
 肯开在空谷里。”

—○○○

当青年人肩上的重担
 忽然卸去时，

他勇敢的心
便要因着寂寞而悲哀了！

—○—

我的朋友！
最后的悲哀
还须禁受。
在地球粉碎的那一日，
幸福的女神，
要对绝望众生
作末一次凄感的微笑。

—○二

我的问题——
我的心
在光明中沉默不答。
我的梦
却在黑暗里替我解明了！

—○三

智慧的女儿！

在不住的抵抗里，
你永远不能了解
什么是人类的同情。

一〇四

鱼儿上来了，
水面上一个小虫儿飘浮着——
在这小小的生死关头，
我微弱的心
忽然颤动了！

一〇五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求着：
“我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一〇六

诗人从他的心中
滴出快乐和忧愁的血。
在不知不觉里
已成了世界上同情的花。

一〇七

只是纸上纵横的字——
纵横的字，
哪有词句呢？
只重叠的墨迹里
已留下当初凝想之痕了！

一〇八

母亲呵！
乳娘不应诓弄脆弱的我，
谁最初的开了
我心宫里悲哀之门呢？
——你拭干我现在的
微笑中的泪珠罢——

楼外丐妇求乞的悲声，
将我的心从睡梦中
重重的敲碎了！
她将我的母亲带去了，
母亲不在摇篮边了。
这是我第一次感出
世界的虚空呵！

一〇九

夜正长呢！
能下些雨儿也好。
窗外果然滴沥了——
数着雨声罢！
只依旧是烦郁么？

一一〇

聪明人！
纤纤的月，
完满在后头呢！
姑且容淡淡的云影
遮蔽着她罢。

——

小麻雀！
休飞进田垄里。
垄里，
遍地弹机
正静静的等着你。

——二

浪花愈大，
凝立的磐石
在沉默的持守里，
快乐也愈大了。

——三

星星——
只能白了青年人的发，
不能灰了青年人的心。

一一四

我的朋友！
不要随从我。
我的心灵之灯
只照自己的前途呵！

一一五

两行的红烛燃起了——
堂下花阴里
隐着浅红的夹衣。
髻年的欢乐
容她回忆罢！

一一六

山上的楼窗不见了，
灯花烬也！
天风里
危岩独倚，
便小草也是伴侣了！

一一七

梦未终——

窗外日迟迟，

堂前又遇见伊！

牵牛花！

昨夜灵魂里攀摘的悲哀，

可曾身受么？

一一八

紫藤萝落在池上了，

花架下

长昼无人，

只有微风吹着叶儿响。

一一九

诗人的心灵，

只合颤动么？

平凡的急管繁弦，

已催他低首了！

一二〇

“祖父千秋，
同祝一杯酒！”
明灯下，
笑声里，
面颊都晕红了！

姊妹们！
何必当初？
到如今酒阑人散——
苦雨孤灯的晚上，
只添我些凄清的回忆呵！

一二一

世人呵！
暂时的花儿
原不配供在永久的瓶里，
这稚弱的生机，
请你怜悯罢！

一二二

自然的话语
 太深微了，
聪明人的心
 却是如何的简单呵！

一二三

几天的微雨，
 将春的消息隔绝了。
无聊里——
 几朵枯花，
 只拈来凝想。
原是去年的言语呵，
也可作今日的慰安么？

一二四

黄昏了——
 湖波欲睡了——
走不尽的长廊呵！

一二五

修养的花儿
在寂静中开过去了，
成功的果子
便要在光明里结实。

一二六

虹儿！
你后悔么？
雨后的天空
偶然出现，
世间儿女
已画你的影儿在罗带上了。

一二七

清晓——
静悄悄地走入园里，
万有都在睡梦中呵！
除却零零的露珠
谁是伴侣呢？

一二八

海洋将心情深深的分断了——

十字架下的婴儿呵！

隔着清波

只能有泛泛的微笑么？

一二九

朝阳下的鸟声清啾着，

窗帘吹卷了，

又听得叶儿细响——

无奈诗人的心灵呵！

不许他拿起笔儿

却 依旧这般凝想。

一三〇

这时又是谁在海舟上呢？

水面黄昏

凭栏的凝眺，——

山中的我

只合空想了。

一三一

青年人！

觉悟后的悲哀

只深深的将自己葬了。

原也是微小的人类呵！

一三二

花又在瓶里了，

书又在手里了，

但——

是今年的秋雨之夜！

一三三

只两朵昨夜襟上的玉兰，

便将晓风和朝阳

都深深地记在心里了。

一三四

命运如同海风——

吹着青春的舟，
飘摇的，
曲折的，
渡过了时光的海。

一三五

梦里采撷的天花，
醒来不见了——
我的朋友！
人生原有些愿望！
只能永久的寄在幻想里！

一三六

洞谷里的小花
无力的开了，
又无力的谢了。
便是未曾领略过春光呵，
却也应晓得！

一三七

沉默着罢！

在这无穷的世界里，
弱小的我
原只当微笑
不应放言。

一三八

幢幢的人影，
沉沉的烛光——
都将永别的悲哀，
和人生之谜语，
刻在我最初的回忆里了。

一三九

这奔涌的心潮
只索倩《楞严》来壅塞了。
无力的人呵！
究竟会悟到“空不空”么？

一四〇

遨游于梦中罢！
在那里

只有自由的言笑，
率真的心情。

一四一

雨后——
随着蛙声，
荷盘上的水珠，
将衣裳溅湿了。

一四二

玫瑰开花了。
为着无聊的风，
小小的水边
竟不想再去了。
诗人的生涯
只终于寂寞么？

一四三

揭开自然的帘儿罢！
艺术的婴儿，
正卧在真理的娘怀里。

一四四

诗人也只是空写罢了！

一点心灵——

何曾安慰到

雨声里痛苦的征人？

一四五

我的心开始颤动了——

当我默默的

敞着楼窗，

对着大海，

自然无声的谢我说：

“我承认我们是被爱的了。”

一四六

经验的花

结了智慧的果，

智慧的果

却包着烦恼的核！

一四七

绿荫下

沉思的坐着——

游丝般的诗情呵！

迷蒙的春光

刚将你抽出来，

叶底园丁的剪刀声

又将你剪断了。

一四八

谢谢你！

我的朋友！

这朵素心兰

请你自己戴着罢。

我又何忍辞谢她？

但无论是玫瑰

是香兰，

我都未曾放在发儿上。

一四九

上帝呵！
即或是天阴阴地，
 人寂寂地，
只要有一个灵魂
 守着你严静的清夜，
寂寞的悲哀，
 便从宇宙中消灭了。

一五〇

岩下
 缓缓的河流，
 深深的树影——
指点着
 细语着，
许多诗意
 笼盖在月明中。

一五一

浪花后

是谁荡桨？
这桨声
侵入我深思的圈儿里了！

一五二

先驱者！
绝顶的危峰上
可曾放眼？
便是此身解脱，
也应念着山下
劳苦的众生！

一五三

笠儿戴着，
牛儿骑着
眉宇里深思着——
小牧童！
一般的沐着大地上的春光呵，
完满的无声的赞扬，
诗人如何比得你！

一五四

柳条儿削成小桨，
莲瓣儿做了扁舟——
容宇宙中小小的灵魂，
轻柔地泛在春海里

一五五

病后的树荫
也比从前浓郁了，
开花的枝头，
却有小小的果儿结着。
我们只是改个宠儿相见呵！

一五六

睡起——
廊上黄昏，
薄袖临风；
庭院水般清，
心地镜般明；
是画意还是诗情？

一五七

姊姊！

清福便独享了罢，
何须寄我些春泛的新诗？
心灵里已是烦忙
又添了未曾相识的湖山，
频来入梦。

一五八

先驱者！

前途认定了
切莫回头！
一回头——
灵魂里潜藏的怯弱，
要你停留。

一五九

凭栏久

凉风渐生
何处是天家？

真要乘风归去！
看——
清冷的月
已化作一片光云
轻轻地飞在海涛上。

一六〇

自然无声的
看着劳苦的诗人微笑：
“想着罢！
写着罢！
无限的庄严，
你可曾约略知道？”

诗人投笔了！
微小的悲哀
永久遗留在心坎里了！

一六一

隔窗举起杯儿来——
落花！

和你作别了！
原是清凉的水呵，
只当是甜香的酒罢。

一六二

崖壁阴阴处，
海波深深处，
垂着丝儿独钓。
鱼儿！
不来也好，
我已从蔚蓝的水中
钓着诗趣了。

一六三

暮色苍苍——
远村在前，
山门在后。
黄土的小道曲折着，
踽踽的我无心的走着。

宇宙昏昏——

表现在前，
消灭在后。
生命的小道曲折着
踉踉的我不自主的走着。

一般的遥远的前途呵！
抬头见新月，
深深地起了
不可言说的感触！

一六四

将离别——
舟影太分明。
四望江山青；
微微的云呵！
怎只压着黯黯的情绪，
不笼住如梦的歌声？

一六五

我的朋友
坐下莫徘徊，

照影到水中，
累它游鱼惊起。

一六六

遥指峰尖上，
孤松峙立，
怎得倚着树根看落日？

已近黄昏，
算着路途罢！
衣薄风寒，
不如休去。

一六七

绿水边——
几双游鸭，
几个浣衣的女儿，
在诗人驴前
展开了一幅自然的图画。

一六八

朦胧的月下——
长廊静院里。
不是清磬破了岑寂，
便落花的声音，
也听得见了。

一六九

未生的婴儿，
从生命的球外
攀着“生”的窗户看时，
已隐隐地望见了
对面“死”的洞穴。

一七〇

为着断送百万生灵
不绝的炮声，
严静的夜里，
凄然的将捉在手里的灯蛾
放到窗外去了。

一七一

马蹄过处，
 蹴起如云的尘土；
据鞍顾盼，
 平野青青——
只留下无穷的怅惘罢了，
 英雄梦那许诗人做？

一七二

开函时——
 正席地坐在花下，
一阵凉风
 将看完的几张吹走了。
我只默默的望着，
 听它吹到墙隅，
慰悦的心情
也和这纸儿一样的飞扬了！

一七三

明月下

绿叶如云，
白衣如雪——
怎样的感人呵！
又况是别离之夜？

一七四

青年人，
珍重的描写罢，
时间正翻着书页，
请你着笔！

一七五

我怀疑的撒下种子去，
便闭上窗户默想着。
我又怀疑的开了窗，
岂止萌芽？
这青青之痕
还滋蔓到他人的园地里。
上帝呵！
感谢你“自然”的风雨！

一七六

战场上的小花呵！
赞美你最深的爱！
冒险的开在枪林弹雨中，
慰藉了新骨。

一七七

我的心忽然悲哀了！
昨夜梦见
独自穿着冰绡之衣，
从汹涌的波涛中
渡过黑海。

一七八

微阴的阶上，
只坐着自己——
绿叶呵！
玫瑰落尽，
诗人和你
一同感出寂寥了。

一七九

明月！

完成了你的凄清了！
银光的田野里，
是谁隔着小溪
吹起悠扬之笛？

一八〇

婴儿！

谁象他天真的颂赞？
当他呢喃的
对着天末的晚霞，
无力的笔儿，
真当抛弃了。

一八一

襟上摘下花儿来，
匆匆里
就算是别离的赠品罢！

马已到门前了，
要不是窗内听得她笑言，
错过也
又几时重见？

一八二

别了！
春水，
感谢你一春潺潺的细流，
带去我许多意绪。
向你挥手了，
缓缓地流到人间去罢。
我要坐在泉源边，
静听回响。

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六月十四日。

（《春水》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3月21日至31日，4月11日至30日，5月15日至30日，6月2日至30日。后结集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3年5月出版。）

迎 “春”

“春来了，
从哪里迎接她呢？
可能听她微步的足音，
看她美艳的衣裳，
接她轻倩的笑语？”

她从青青的草色中来了，
从潺潺的水声中来了，
从拂拂的微风中来了，
从世人欣悦的微笑中来了。
我的朋友，
这不是“春”么？

她推着浓妆的世界，
转到你面前，
慰藉你，
鼓舞你，

更深深的命令你。
看这美满完全的表现呵！

我的朋友！
你一定要寻见“春”么？
“春”何曾是人间的呢？
看她创造的生命罢！
新绿的草色中，
新涨的潮声里，
“春”在里边蕴藏着了！

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18日。）

疯 人 笔 记

其实我早就想下笔了：无奈我总不能写，我一写起来，就没个完结，恐怕太倦乏。而且这里面的事，说出来你们也不了解，这原是极糊涂极高深的话——但是有些聪明人劝我说：“你这么一个人，若不把这些积压思想的事，尽情发泄出来，恐怕你要成为一个……”他们的末一句话，至终没有说出。我不知道他们是称赞我，还是戏弄我。但这都不关紧要；我就开始叙一件极隐秘极清楚的事情了。

太阳怎样的爱门外的那棵小树，母亲也是怎样的爱我——“母亲”？这两个字，好像不是这样说法，只是一团乱丝似的。这乱丝从太初就纠住了我的心；稍微一牵动的时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我的灵魂那时候却是甜的。这乱丝，世上没有人解得开，上帝也解不开——其实上帝也是一团乱丝，母亲也解不开。

母亲——也就是乱丝——常常说我聪明，但有

时又说不要太聪明了，若是太聪明了，眼睛上就要长出翅儿来，飞出天外去了。只剩下身体在地上，乌鸦就来吃了去——但我想那不算什么，世上的聪明人不止我一个。他和他，还有他；他们都是聪明人，没有事会说出事来。一夜的浓睡之后，第二天起来，却做了许多诗，说他们半夜里没有睡。看见人来了，就抱出许多书来，假装看着；人去了，却来要我替他们补鞋。他们的眼睛上，却还没有长出翅儿，乌鸦也不来吃他。这也是和富士山和直布罗陀海峡一样，真可笑！

但无论如何，我不要再多看着他们。要多看他们时，便变成他们的灵魂了。我刚才不是提到那门外的小树么？就是这棵小树，它很倾向对面屋上的一个石像。看来看去的，一夜发热到了二百零百度，也就变成石像了。这话说起谁也不信，但千万年以后的人，都来摄了他的影儿去，这却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的屋子虽然又矮又小，但是一开起门来，就看见街道。就是天空，也比别人的阔大得多了。这是第一件事使我落泪的！——世人的鞋，怎么这样的容易破呢？使我整天里一根绳子，拉来拉去的。但并不是他们要我补，是我自己唤住经过的人，要替他们补的。我想与其替他们补鞋，不如教给他们怎样的走道。不过如他们都晓得怎样走道，我也没有了拉来拉

去的材料了。

世间没有一个人会写出充满了力量的字，若有，也都成了“白的他”了。他的字，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我都会认得的。这又是一件使我落泪的事——他的字写在书上，连纸页都凹凸出来了，我便是闭着眼，也知道是他写的。他是王子，谁不知道呢？他天然的有一种腼腆含愁的样子。他母亲是印度人，这是我所知道的，无怪乎他是这般的温柔洁白了。世界上只有印度人是温柔的，是洁白的。这也是小树变成石像的另一个原因。

当他十个轮子的雪车，驾着十匹白马，跟随着十个白衣的侍者，从我门口经过的时候，街上的尘土，便纷纷的飞进来报告我了！——我敢说没有人不敬慕喜欢他，但他却是这般的不爱理人，也许是他的印度的母亲教给他的。无论如何，他总和乱丝有些深密的关系，更造成他腼腆含愁的样子了。

他虽然不爱理人，却有时来看望我。是可怜我老无依靠么？是叫我补鞋么？然而他是永远赤着脚的，他本是永远坐在车上，不肯和世人的道路接触的——他来时，我很自然。我喜欢他么？不过这喜欢和不喜欢的界限，在我心里，极其模糊。容我再仔细回想看……有了，这原如同富士山和直布罗陀海峡一般，都是不容易明晓的事。总而言之，他是因为我的

眼睛要长出翅儿了，他恐怕乌鸦吃了我，血水滴到他的赤脚上，他防备着就是了。

“黑的他”更如同狗一般——也许就是乌鸦——倒也有些人喜欢他。他却是走在道上，鞋更是非常的破烂。我不能再替他补了，这一根绳子，尽着拉来拉去的，有些烦腻了。

天如不开朗，就是有人很忧愁，要死了。这光景瞒不了我，乱丝曾告诉过我。这也是小树变成石像的另一原因。

果然“黑的他”来了，他说话有些吞吐——他的眼睛永久不会长出翅儿来，我实在看不起他——他说“白的他”有些和他好的意思，要请他替他作王子了。并且说“白的他”为他的缘故，下地来走了。他说这话时，带些难过的样子，却又喜欢。我战栗起来，绳子都落到地上了。我的唇儿不能说话，我的心却求上帝赦免他。他的死期要临到了，上帝呵，乱丝呵！赦免他的明白罢！

倘若他再这样的明白，不是我说……“白的他”车上的鸾铃响了，“黑的他”为何又跑了？世界上乱得很，我要哭了；眼泪是乱丝拉出来的，乱丝是纠在世界上的，可笑！——天又黑了。

门户要是浅了，消息是很快的，人们很容易彼此知道。“黑的他”真有思想，他是会挨着门敲着去告

诉他们的。

聪明人，也抱着很新的书出来，彼此的说着“黑的他”的消息，又做了许多的抒情和叙事的诗。这乱的，昏黑的，潮水般的谈话，都证明世界有翻转的时候。

晚霞要是红了，也是有人从昏乱的快乐中要死了……

一抬头雪车停在门口，我知道一定有些事故……“白的他”坚凝的站在我面前。上帝呵！乱丝呵！他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明白。他的那些侍者，却都低着头看我，——这都是“黑的他”召的祸，我早料到有这一日。“白的他”永远是温柔的，却也有深恨的时候，因此我十分的信富士山是要变低的，直布罗陀海峡是要变浅的。

“白的他”也不再说话了；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十个侍者，都惨默无声——他的衣裳都冻结得如同银甲一般，清澈的眼睛里，飞出盛怒的光气来。我怕极了！他上车时，我已听得他背上的银弓，不住的琤琤的响。

我惊魂未定，车儿也许走到街头了。“黑的他”从我门口也过去——上帝呵！那自以为清洁的人，要伏罪了。

我几乎不能转动，但我至终跳了出去。雪车过

处，“黑的他”紧握着胸前带血的箭矢，闭着眼卧在街上了。“白的他”站在车上，含怒的凝视着，弓儿还在手里，侍者们也一排儿的低着头——马又飞驰去了。

我又跳进来了，我的心几乎要飞出腔子来，要不是我握着，就……富士山是十二万尺高，直布罗陀海峡是十二万尺深。若不是它们这样的高深，我也没有了拉东拉去的材料了，我要哭了！

聪明人只因太聪明了，眼睛里反长不出翅儿来。他们又半夜不睡了，又做诗了——咳！哪一件事瞒得过我；你们半夜里睡罢，起来再偷着彼此抄罢！我敢说，我那小树，是你们逼得它变成石像的，可惜辜负日光抚爱了它一场，横竖我要同你们……现在你们又讥消“黑的他”不自量了。杀人的事，都是你们做成的；“白的他”心中狂热的血，也是你们倒给他的——乌鸦来了，天也黑了。

印度的母亲，原是住在瓶子里的；瓶子破了，便没了住处了。这瓶子是乱丝纠成的，乱丝腐了，自然瓶子也要破的。其实并不是乱丝腐了，只因世界上都是乱丝，也不必分彼此了。这倒不干我的事，我只拉我的绳子就完了。因为世人的鞋，终古是破烂的，我要不拉，就消灭了许多，永远没有人知道了，这是极可痛心的事！

瓶子破了，印度的母亲走时，白的王子自然也要跟去了。本来世界也不愿意有他。世界真可恨！只愿要那些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人，如同我们中间那些聪明人一般——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是了，“白的他”不久要走了。其实这去与不去的念头，在我心里，也很模糊。

晚霞中永远挂着无数带血的箭矢，尖儿是朝下的——埋在“黑的他”的心里。但我相信他的血里，未必会有悔罪的言词，这也是那些聪明人激励他的。

下雨以后的尘土，是不能报信的。“白的他”来辞别了，依然是腼腆含愁的样子。他的怒容消灭在我的心里，只如同做梦一般——其实梦是什么，我完全不能知道，只觉得是很无影响又很受影响的事，又是这根绳子所常常穿过的。这绳子是每个孩子一入了世，就带着的，只是他们如不喜欢有梦，也可以从一把剪刀上跳过，绳子就断了。这把剪子是不容易寻得的，这也是，我的小树变成石像的另一个原因。

“白的他”款款的坐下，用那种不远不近的话和我说：他要跟他母亲去了，破瓶子是住不得的。若勉强住下，天风也要将他们吹飞了——这理我早就知道——他现在要到北冰洋去，在那里有他们的雪宫。北冰洋原也只配他和他母亲住，我也十分的信，他那赤脚是不怕冷的。再一说，北冰洋和富士山，以及直

布罗陀海峡在太古原是相连的。

他撩着曳地的白衣，走了出去。侍者都一排儿的恭敬着和我行了一个辞别的礼。他赤着脚上车了，这是一去不回的表示！车转过街角的时候，我耳中还听见他那雪车上鸾铃最后的声音，还看见他回头望着，依然是那一种腼腆含愁的样子……上帝呵，乱丝呵！这无结果的，不彻底的，难道永远是如此么？我也只得盼望他永远是如此！

这在书页里凸凹的字，世界上永没有人能写了——聪明人以我的哭为可笑，悄悄的彼此谈论着。无论如何，我恨极了你们了！“黑的他”是被你们逼死的，“白的他”是被你们逼走的。每逢有晚霞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些事，我的每一个血轮，都在我身中旋转——乌鸦来了！

我的身体原是五十万年前的，至今丝毫也没有改变。但现在却关闭在五十万年以后的小屋子里，拉那五十万年以后的小绳子。除非那梦有时的释放我，但那也不过只是一会子——我要回去，又回不了，这是怎样悲惨的事！母亲呵！乱丝呵！假如世界上没有我，你也不至于说我聪明了；乌鸦也不来了，我也不至于整天对着那些聪明人了，小树也不至于被他们逼成石像了！

我经过的这些事，我从原始就知道要怎样一件

一件的相随着发生。这些事在我心里，从很淡的影子，成了很浓的真像，就从我的心里，出到世界上了。每一件事出去，那些聪明人就笑了，半夜里浓睡，早晨起来偷着做诗了。这又是一件使我落泪的事！这种现象无异于出了一件事去，就掷回一块冰来，又回到我心里。上帝呵！乌鸦来了！

我知道我不能再多写：我的眼睛的翅儿，已经长出一点来了，眼睛走了，肉体交给啄人血肉的乌鸦，这又是怎样悲惨的事！——这事母亲早就告诉我。

我近来常常看见晚霞里带血的箭儿；常常听见尘土中鸾铃的声音；和那些聪明人酷虐的笑。

心头的冰块愈积愈多，和拿笔的手是很有关系的。我更不能拉那绳子了；世人的鞋破烂到什么地步，我也不能管了——现在我手内的血轮已经渐渐的冻结，莫非步那小树的后尘么？

在眼睛未飞走，乌鸦未来，指尖未冻结之先；我指着富士山和直布罗陀海峡起誓：我诅咒那些聪明人，他们掩起自己的使人看不起的事情，一面又来扰乱我屋前的天空，叫我在垂老的年光，遇见了这些无影响又受影响的事！

上帝呵！母亲呵！——你们原都纠在乱丝里——我不知再说些什么好了；我只求你们使乌鸦晚一点来，不要在我眼睛飞到半空的时候，看见我自己

的肉体被吞啄，因为我的身体原是五十万年前的。也求这乌鸦吞啄了我之后，飞到北冰洋去，吐出我的血来作证据，告诉“白的他”——但不要滴在他的赤脚上，他原是怕这个的——说补鞋的老人，眼睛已经飞去了，在他未飞去之先，已替他诅咒了那些聪明人了。

眼睛上的翅儿，垂下来了，遮住了我的脸。我的绳子，我也不带去了，谁拾了去，就算是谁的。在我平日很亲近的东西，如破鞋尘土之类，我都不能顾了。

心中的冰块，相磨压的声音愈大了，眼上的翅儿也鼓动了，乌鸦来了！

想起来了，还有一句刺心刻骨的话，要告诉你们。我如现在不说，终古也不能有人知道，那石像就是……

完了，收束罢！血轮已经凝结到指尖，我的笔儿不能移动了，就此——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2 年 4 月第 13 卷第 4 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

回 顾

三个很小的孩子，
一排儿坐在树边的沟沿上，
彼此含笑的看着——等着。

一个拍着手唱起来，
那两个也连忙拍手唱了；
又停止了——
依旧彼此含笑地看着——等着。

在满街尘土
行人如织里，
他们已创造了自己的天真的世界！

只是三个平凡的孩子罢了，
却赢得我三番回顾。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1922 年 4 月 24 日。）

病 的 诗 人 (三)

诗人病了——
感谢病的女神，
替他和困人的纸笔，
断绝了无谓的交情。

床边——
只矮矮的小几，
朵朵的红花，
和曲曲的画屏，
几日的圈住性灵。

长日如年，
严静里——
只倾听窗外叶儿细响，
又低诵几家词句：
“庭院深深……”

是谁游丝般吹弄？
又是谁流水般低唱？
轻轻地起来
撩起窗帘，
放进清音。

只是箫声宛转，
只是诗情游漾，
奈笔儿抛了，
纸儿弃了，
只好听——听。

只是一声声，
何补空冥？
感谢病的女神，
替他和弄人的纸笔，
断绝了无谓的交情。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5月11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不 忘

撕下日历来，
今日^① 何日？
一阵乌黑的云彩，
扑到我眼前来了。

“和平者！
哲学家！”
我禁止自己不想他，
但我只是想着他。

我只是这般情性！
我不能装作和平者，

① 今日，指五月七日。1915年1月，日本悍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袁世凯复辟帝制心切，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准备接受“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正在北京贝满女子中学读书的谢婉莹（冰心）曾和同学们一起，列队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集会抗议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并交爱国捐。

我也不配作哲学家；
我只晓得
人爱我——我也爱他，
人恨我——我也……。

树叶儿般的一块地，
是我的家，
我永远也不忘了他！

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5月14日，署名冰叔，后收入诗、散文集《闲情》。）

晚 祷（一）

浓浓的树影
 做成帐幕，
绒绒的草坡
 便是祭坛——
慈怜的月
穿过密叶，
照见了虔诚静寂的面庞。
四无人声，
严静的天空下，
我深深叩拜——
万能的上帝！
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
作我智慧的衣裳，
 庄严的冠冕，
我要穿着它，
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

烦恼和困难，
在你的恩光中，
 一齐抛弃；
只刚强自己
 保守自己，
永远在你座前
作圣洁的女儿，
 光明的使者，
 赞美大灵！

四无人声，
严静的天空下，
只慈怜的月
照着虔诚静寂的面庞。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5月17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遗 书

宛因死去，到如今整整两年了。但我总觉得她在我精神上，有永远的存在。我们自从相识起，都是在一处。直到三年前她的病态显著了以后，才分离的。两年前的今日，她在形质上便永远和我隔绝了——今日为忆念她，又读她在海滨养病时寄我的几封信，无端又引起我无穷的怅惘！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啊！你许我发表你的遗书么？

四，十，一九二二。

—

冰心：

和你相别不过九点钟，我已和你替我介绍的朋友海女士相见了。怪不得你这样的仰慕她，阵阵的浪花，使人坐对有悠悠之思。

姑母很康健，她自己到车站来接我。她的园子

里，玫瑰花都开遍了。她把我安置在三层楼上，卧处却在露台的凉篷下；因为我的病是要海风来疗治的。我写这信的时候，正坐在阑边。海面黄昏的景物，是怎样的可爱呵！晚霞也正临照着。一日的火车，很使我乏倦，不能多写什么。明天早起，精神较好的时候，可以详细的报告你。

母亲大概是过两天回去，家里还有事，她送我来，不能住得长久。她应许每两个礼拜来看我一次。

冰心！你自己在宿舍里寂寞么？我盼望我快快的好了，可以早些回去——再见罢！

宛因

二

冰心：

在这里真是一种从前没有经过的生活。昨晚我独自睡在露台上，母亲和姑母在旁边坐了一刻，替我覆盖好了，叮嘱了几句，便下去了。繁星在天，海波如啸，我觉得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空灵和惆怅。新凉真是逼人呵！——什么时候睡着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今晨海面上的阳光，将我的灵魂唤醒了。无边的波浪上闪烁的金光衬着东山濛濛的晓色，这景物都陈列在我的眼底。我不能描写，也更不敢描写。我只

静静的坐着，只觉得庄严，只觉得伟大！

下楼后和母亲、姑母，一同在园子里葡萄架下用着早餐。朝爽迎人，海滨的天气，毕竟和城市不同！——姑母真是个福人，可惜她没有儿女，太寂寞了。她的宅子和园子都极精致；山脚下还有她的田地，佃户也很多。她说过两天还要带我绕着海滨，去看农夫们秋收。

她极爱我，也极喜欢有我的朋友来看我。不知道两星期后，母亲回去再来时，你能否和她一同来？

宛因

三

冰心：

信收到了，三天没有回复你，因为我又觉得不很舒服。医生也来看过，只开了方，没有说什么。

这时母亲已走了，我送她到车站又回来了，我是不能离开母亲的，但现在也无可奈何。她一去了，一切都觉得泛泛无着；往深里说，就是不知我还是我。惆怅，离开母亲的惆怅呵！

近日又阴了天，凉多了。姑母不许我出去，常常和她一同坐在廊子上，谈些话儿。姑丈早故去了，我虽未曾见过他，但从姑母口中，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

有学问的人。像片便悬在厅屋里，眉宇间充满了沉毅和慈祥。他死在海里，连坟墓都没有——这就是姑母不肯移居城市的原因——姑母每一提及，就要下泪。冰心呵！为国死是极尊荣的，坟墓又算什么呢？只添个后人伤心的资料罢了。

你近来忙得很，是不是？但忙碌比闲散好，可以省却许多无谓的思想——蒙同学们挂念我，请你替我谢谢她们。也请告诉她们说我已日有起色了。

我的书架上，近窗的那一边，有两本黄皮的书，名叫《慧劫》的，请检出寄来给我，我只看了一两页，很想看完。

宛因 八月十二日

从前的几封信，都没有注着日子，但我觉悟到信后的月日，有时是极有关系的。

四

冰心吾友：

《慧劫》收到了，很喜欢！这时夜中的风吹着窗帘，似乎代你诉说了你的寂寞。现在正是校中夜间自修的时候，你桌子对面的座儿空了；平日坐在你对面的她，正在山半听着海风呢！我又何曾不寂寞？但有海山为我的伴侣，便寂寞也不觉得了。

我平日喜欢学写些小文字；在校时总不得空闲，也不敢写，因为写起来就不免要耽搁了功课。现在整天闲着，拿起笔来，又觉寂无可写。有时被景物所鼓舞，因着一时不可遏抑的冲动，便写了，写完一看，又嫌它太“动”了。你不是常常劝我不要焚稿，姑且留着作为思想经过的历史么？但我却不能这样做，思想发为文字，到了纸上，已经着迹了，再留着就更着迹了。所以我做完便抛在炉里了，有的也留着，但至久也不过两三天。你如看见，又要说可惜。我自己却总不觉得，我做了，我烧了，原是极自由的事！

园里的花下，常常是我坐立的所在，姑母也在旁边。软椅上，对着晴光万里的大海，长夏初过，微曛的天气，使人倦极。鸟声和着隐隐的涛声，也好似催眠的歌，有时便真朦胧睡着。

你们在课室里，午后必是更困倦了。你记得上季我在班里上着课，困极，书掉在地上，把你也从微睡中惊醒了么？那时多么有趣呵！

不再说什么了，姑母不让我多写字，再谈罢！

你的朋友宛因 八月二十日

五

冰心：

这里下了三天的秋雨，微寒中人，窗下只有我自己，无聊极只得写信了。

离家已有两星期，山光和海色都被我思家的情绪浸透了，我十分的忆念母亲。母亲也是忆念着我！冰心呵！这不过是暂别，若是永别又当如何……我对于世间一切的事上，都能支撑自己，惟有母亲的爱，真使我柔弱到了极处！

我只得勉强说穿了，我这病恐怕很危险！我近来静坐时，常常预想以后的光景。我所最关心的，就是我——后，最好不要使母亲触绪怀人。我平日看书，遇有可心处，使用笔在眉上加些批语。现在也不敢写了，恐怕以后母亲拿起书来，要伤心的。——其他的事，也处处不使它留印迹。

冰心呵！想到这里，凡百都空了。我——后，只要有母亲，姑母，和你，忆念着我，我——去也是值得的。但这也是虚浮的话，忆念不忆念，于死去的人真没有什么。精神和形质，在亲爱的人的心目中，一同化烟，是最干净的事！

我只要一个白石的坟墓，四面矮矮的石栏，墓上一个十字架。倘若旁边再有一个仰天沉思的石像——表明死者对于生命永远的惊诧——就更好了。这墓要在山水幽静处，丛树荫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么新开的花朵，替我放上一两束。其余

的人，就不必到那里去。

我——后，不要什么记念，也不必有人有什么对于我的文字。如有之，还请那人自己想一想，如宛因在世，能否应许他为她立传，他就要自止了。

冰心呵！你不要错想了，这一篇不是什么不祥的话。自古皆有死，只在乎迟早罢了。在广漠的宇宙里，生一个人，死一个人，只是在灵魂海里起了一朵浪花，又没了一朵浪花，这也是无限的自然。

我不是惧怕死，也更不是赞扬死。生和死只是如同醒梦和入梦一般，不是什么很重大很悲哀的事。泰戈尔说的最好：“世界是不漏的，因为死不是一个罅隙。”能作如是想，还有什么悲伤的念头呢？颂美这循环无尽的世界罢！

形质上有间隔，精神上无间隔，不但人和人的精神上无间隔，人和万物的精神上，也是无间隔的。能作如是想，世界是极其淡漠，同时更是极相关联。

这些话不是用来安慰你，实是我自己的人生哲学。但这哲学当因人而宣示的，告诉你是很自然的了，但我却不敢告诉我的母亲。如果这一封书寄去了呵，母亲要伤心到了极地了！无可言说的，母亲的爱呵！

你我的朋友海女士，正在沉静的微雨中，听着我的话呢！她的浪花已引导我了解人生了。

冰心，校园的菊花都开了么？你和谁共赏呢？更盼望你有什么即景的文字，寄给我看。

宛因 九月三日夜

六

冰心：

我不信我的一封书，就使你难过到这地步。我的朋友！我真是太不思索了。所以我说思想是空灵的，一发为文字，就着迹了。若是有着迹的可能，有文字真不如无文字，我只向你谢罪，从今后不再提这死字了，只往有为的前途着想罢！

天开朗了，树叶儿渐渐的红了，云淡风轻的天气，闹边一坐，胸怀旷然，我觉得真享尽了人间的清福。

我现在也不静坐沉思，也不看章回的书，因为那都是太费脑力的事。姑丈书室里存书极多，前两天晒书的时候，我都把我所喜欢看的拣出来了，大可为消遣的资料。现在我只零碎的看些小诗文，一面抄些我自己中意的词句，一面也可练习些字。每天早起写字的时候，姑母常常倚在旁边看着。她问我说：“你这字太特别了，学的是什么体？”我笑说，“是宛因体。”她也笑了——我自己后悔小时未曾在字上用过功，

现在要学也太晚了，写得满纸小虫似的，真不好看。但如认真学起来又不耐烦，好在文字是用以达意的，会写它也就够了。

此外的消遣，就是教授儿童了。姑母在园后设立了一所农儿半日学校，只是初小的程度，男女学生有五六十人。教员杨女士，学问很好，人极和蔼而且恬淡。她的教授法极好，讲授时的言语和指示的姿势，都极活泼而又温严。我饭后有时去旁听，这些孩童竟然忘却有人在座，因为杨女士的一言一动，都博得孩子们的全神贯注，也无暇看到别处了。而且我觉出那些学生对她的感情，是更超乎敬爱之上。对于她的命令，不敢拂也不忍拂。她在假日常常去到学生的家中，勉励他们的自修，慰问他们的疾苦。家长们间接受她的教育的，更不知道有多少。她确是这村里的天使！邻村的农儿，也有许多来入学的，我极其钦佩她，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完全的教员，便是大学里，也是不多见的。据说她极喜欢农村的生活，所以不愿就城市的职业。她弹琴弹得极好，我已起首跟她学习了。

这小学校里科目虽然不多，她一人担任这全校的功课，自然是很忙的。我每日也便去替代半小时，或一小时。——孩子们是如何的可爱呢？当我站在台上，看着五六十个仰着的黑胖可爱的小脸，我就想

我应当以怎样的材料，贡献给这些纯洁无瑕的小“心”呢！教孩子比教大学生还难，因为他们以为教员是万能的。教员无意中的一句话，就可在他们脑中留下极深的印象。一粒种子种下去，要年年继续着结着果子；这无数的果子的好和不好，于社会是极有关系的。因此我十分的小心，但结果是使我极其不自然。农村的孩子，极听话又谨愿，然而也极伶俐，最能觐教员的喜怒，我爱他们，又提防着他们。

医生仍是一星期一来，他没有说什么。——我近来饭量减了，只爱吃些水果。我常常对姑母说我可以学那些隐士，过那餐松吃桃的生活，我有时吃起果子，就可以不吃饭。

闲话说的不少了，可以转移你的心境么？冰心！我在此一切安好，你放心罢！替我问候同学们，谢谢她们记挂着我。

宛因 九月十五日

七

吾友冰心：

《慧劫》的作者，真是超人呵！我不意我走马看花般看了十年的书，在这时才得到这一部杰作。

这书的原文，我未曾看见过；便是作者的名字，

也是第一次听到的。然而从他的作品中，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想见他的为人。我从头看完，凝思之后，不觉悒然，又不自觉悚然！

书中的主人翁前半是学者罗平，后半是罗平创造的有知识的猿公生姆那批。作者对于罗平的性情，态度，是这般的描写介绍：

“……似社会中无人不可为友，然窥其实际，落落难合，又似无一人可与为友。盖罗平具有天然之选择力，……视世界生物，胥如流水行云，听其自来自去……读者当知其智慧足以笼罩人群……

“……在理旧雨重逢，宜各生其欣慰；乃罗平面冷于冰，见者血为之冻……

“……罗平既就主席，对客初无欢容，非怒非愁……”

已画出一个智慧孤傲的学者了！又提到他的言论：

“……凡有可以益吾智慧者，虽牺牲毕生快乐，吾亦甘之……

……吾将竭吾能力，御此浑浊潮流，为君等求将来之幸福。至收局如何，吾亦不能预测……

“……直至今日，吾仍独居一室，孤寂如僧，终岁不闻人警欬。即偶与人群接触，亦仅以书札往还……

“……彼等自有彼等之文学，吾殊不能评其价值……”

描写那猿公生姆那批就是用以下的话：

“……须知吾以孤子之身，飘然入世……然吾似预知运会所趋……”

“……似舟为浪引，渐渐卷入波心，自顾已无归路，计惟握舵前趋，极力与浪头相抵耳……”

“……特以吾知识日增，无形之鞭策，已足驱我力趋于轨范……”

他的言论是：

“……吾已深洞人群之弱点！……”

“……多一分知识，即减一分天性，科学愈深，性情愈薄……”

“……若兽类以天性为法律，终身不越范围，较人类良善多矣！……”

“……故人类肉体所享之安宁，不敌所感精神之痛苦……”

“……人间惟襁褓婴儿，初无罪恶。梦中时有笑容，此为人生最乐时期……”

“……天下无能知真理之人，尤无精警不磨之论……”

“……可爱之天性乎！汝宜寻其故宅，与我永永相依！……”

他著作的心理，已在书中明明道出了：

“……亦仅为玄渺之谈，自掩其牢骚之迹……

“……罗平疾世之心，实由社会之激刺，卒至以身殉学……

“……人有著作，则精神有所寄托……当发挥真理，主持公论，君非人比，当无忌讳可言……

“……惟自信独抒己见，世间更无阻我之人。且既以理想发为言词，决不能俯仰随人，模棱两可……

“……意彼当秉笔著书时，必有无穷悲感，故现身说法，大放厥辞……

“……社会不良，劫运将与终古，茫茫大地，谁悯众生？……”

这书完完全全的贡献了作者的人生哲学，他笔挟风霜，看低了多少英雄才子。他对于社会上的人物，虽没有详细的批评，但轻轻的一两句话，便都描写尽了。说到玛丽，便是一个感情的慈祥的处女，令人肃然起敬，那纯洁的信仰也是不可及的。开得的慷慨尚义的谈吐，便描写出闺女的神经兴奋。其余如诗人加勒的无聊的诗样的言词，以及牧师，伯爵夫人，女优等等都有他们自己的态度；作者嬉笑怒骂，都一一的抉发无遗了。

我真想不到无意中得此一部深刻的著作。其中的论点，自然不能都赞成，不过我阅世太浅，要着实

的批评还须一二十年后。无论如何，我不能说他是为小说而作小说，不过是借用小说的体裁，来发表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了。我更不能不佩服他五万字之中，几乎字字有理论，字字有哲学。

我看完，茫然，悵然，又悚然。我不愿意再有别人，以批评研究的态度来看它。但我自己刚看到四分之一，便不敢拿它当作平常消遣的小说了。《慧劫》这一部书，真能陷溺青年呵！

我一定不愿意别人再看，但你却不可不看；因为你看了便可以再批评我对于这书的批评对不对。

书附上，写的不少了，再谈！

宛因 九月二十二日

八

冰心：

虽然是极好的朋友，也不应于涉人看书的自由，你未免太多事了，一笑！你说你也喜欢《慧劫》，但劝我不要太表同情；我的心理，也何曾不和你的一般呢？罗平的结果是太悲惨了，以身殉学，“青年人不应有此思想”，我更是承认。

连日出游，使我倦极。黄昏时，一辆小小的车，载着姑母和我——有时也同着杨女士——遍访了名

胜。在车中我们只向外凝望着，山，水，小村和麦垄都接连不断的从眼前过去。——姑母想些什么，我不能知道；我自己却只倾听着“自然”的话语，也无暇思想了。有时遇见可憩息的地方，便停住了，步下去在斜阳里散步一会子。有时遇见车走不过的地方，也便下车步行，慢慢的入山寻寺，穿林过岭，任凭着马儿自在的吃草。连日“自然”中的浸濡，魂梦都是舒适的。

姑母说山景看完，便该泛舟了。冰心呵！你能偕同一游么？我想象无边的蔚蓝的清波之上，你我二人凭舷看晚霞，谈些闲话，是何等的快乐呢！这个星期六的早车，母亲便要来的，星期日早晨即可回去。正在放假期内，你若和她同去同来，料想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如何？你能赐与你病中的良友，以一天的快乐么？

切盼回音！倦极，不多谈。

宛因 十月七日夜

九

冰心：

今早我醒时，听说你已走了，使我黯然！

你昨夜在楼下睡得安适么？露台上未免太凉一

些，深谈不能自止，累你在风中久坐，极怅！你走后，涛声中又加上你的言语了，慰安，好友的慰安呵！

昨夜的星辰好极了！暗中同坐，使我胸怀淡远，直要与太空同化。冰心！你记否黑漫漫的大海上，只看见一两缕白线般的波纹，卷到岸边来呢？

这时我只追忆谈话时的光景，这也是别后两个月中，第一慰怀事了。我以为世界上的话最能使人快乐的，除却母亲的爱语，便是良友的深谈。有时愈说愈冲淡，也有时愈说愈纠纷，但无论如何，有余不尽之间，都是极其有味的。

便是昨天傍晚，同坐舟上看晚霞，又何尝不使人起回忆呢？小舟微微的荡漾着，觉得绿波真是柔媚极了。微风吹来，海水只相随的向后追逝，便是停舟不行时，我也觉得有些儿头晕，只是站立不住。你不要笑我，我原不是“弄潮儿”呵！

晚霞真是好，五彩的锦衾般，覆盖着金海。岛山渐渐的青淡下去，似乎要睡着。黄仲则的词……“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者般颜色作衣裳？”我那时忽然想起，但忘了告诉你。

我从今日起要系统的看书了，省得太闷。盼望你再来信时，提出些问题来讨论，以作我读书的标准。

你的良友宛因 十月十一日早

十

冰心：

读你来信，使我欣慰，又有一番留连的情绪——我又要说了，舟中看晚霞的回忆太深了，只恐于你不利！

承你提出“文学”问题，但这题目太大；我实在不配讨论，也更不敢讨论。冰心！你要牢牢的记住，我批评事物，都只是以我自己的心尺作标准。这心尺自然是极粗糙，极不合法度的；所以我永远不敢发表我的意见。但在良朋通信之间，原没有大关系，或者可以随便说说。

我所最不满意的，就是近来有些译品——尤其是小说诗歌——生拗已极，必须细细的，聚精凝神的读下去，方能理会得其中的意思。自然我是中人以下的聪明，不配说理解；然而恐怕这直截的译法，离“民众化”太远了。我敢断言民众之中——读过西文的还好一点——十人中未必有一二人能够了解；既不了解，自然就不喜欢读它。结果是文学自文学，民众自民众，永远不能携手。——我自己也曾试译过几次，译完自己重读，也觉得生涩不堪。因为太直译了，就太生拗；太意译了，又不能传出原文的神趣。

自然我的程度太浅，但因着文字的差异，这难处是一定有的。在新文学还很幼稚的时代，我们应当等候它慢慢的淘汰进化，不必有什么很严重的批评，和太高远的希望。冰心，我们努力做体谅人的人罢！

至于创作一方面，我以为应当是个人方面绝对的自由挥写。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派别的成见，都不可存在胸中的。也更不必预想到读者对于这作品的批评和论调。写完了，事情就完了，这样才能有些“真”的意味。如太顾忌了，弄得百不自由，畏首畏尾，结果就是批评家和读者出意思，派作者来创作，与科举时作场屋的文章何异？而且作品在前，主义在后；创作者在前，批评家在后，作者万不可抹杀自己！——自然我不是说绝对不容纳批评家和读者的意见与劝告。为着整饬仪容，是应当照一照镜子的；但如终日的对着镜子，精神太过的倾向外方，反使人举止言笑，都不自如，渐渐的将本真丧失了。如作者一定知道这作品出去，是能起反响的，那又何妨在振笔直书之后，付之一炬，让它永久消灭在灰烬之中呢？

文体方面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如现在的作家能无形中融会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

放一异彩。然而有的人却不能融化运用，只互相的鼓吹些偏畸的理论，徒然引起许多无谓的反动力，消磨有用的创作的光阴，于评驳辩难之中，令人痛惜！真正的作家，他不和入辩论，只注意他自己的创作！

太放言了，请你严重的批评一下！夜已深了，再见。

宛因 十月二十二日夜

十一

冰心：

病了好些天，没有起床，连接两信，未复，极歉！现在已经大好了，只是受了点凉，又咳嗽起来，没有什么大病，请你放心。

昨天姑母宴客，我也忙了一天。在广厅里，琴韵悠扬中，对着花团锦簇，倒也使人心旷神怡。我很喜欢在交际场中听那些夫人女公子们很客气很轻婉的谈话；也喜欢对有些夫人们端庄的面颜和沉静的微笑，都显出一种很高尚而又活泼的态度。我这么一个不喜交际的人，倒因为勉强尽半主之责，得到了意外的快乐。

夜中九句钟以后，姑母恐怕我太劳乏了，叫我先歇着去。我出来觉得精神很健旺，不想睡觉，随手拉

过一张椅子，便坐在廊下，望着阑外的海。——好灿烂的月光呵，海面和向月的岸上，都被幽辉染得如同罩上一层银雾一般。山影和林影，却是深黑的，微风吹着树梢，疏叶受光，也闪烁的摇动。月下人影清切，轻绡的衣裳，竟淡至欲无。——厅中钢琴和着四弦琴，凄清的音调，正奏着“想家乡”呢！余音袅袅中杂着很轻柔的欢笑的声音，不禁使我想起家和母亲，你和学校，以及许多的朋友。好些印象，一时都在我眼前浮现，最后是琴声也听不见了。

客散时已是十二点钟；厅中一时寂然，只剩些衣香花影——这空泛无着的境象，使我想到世界上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代一代的酒阑人散，只剩些衣香花影。

睡时错过，便不能入梦——只是朦朦胧胧的，看着月落。青灰色的天空，用清冷寂寞的罩儿，盖住世界。晓风渐渐的起了，海潮渐渐的响了，刚要睡着，眼前又光明了，朝阳又从海里出来了！

今日我只微微的头痛，我每夜必须有九点钟或十点钟的睡眠。不睡能使我好几天没有精神，更能使我神经反常。不过昨夜的印象很深，不能不趁着光景未移，写来寄给你。世界上原有许多的情境和神趣，因写不出或不及写，便都失散在虚空之中，未免可惜！——困极，写得很无条理，请你饶恕。

宛因 十一月八日早

十二

冰心：

今天的天气，真是特别，至今木叶未脱，一连几夜的大风才把树叶儿都吹落了。推窗一望，使人爽然！

你的信中，对于我在文学上所持的论点不很赞同，我想各人原应当有自己的意见，不必相同，亦正不必强同，各人照着自己的理论实地做去，只看结果罢了。尽理论是没有用处的呵！

杨女士又是一个诗人——那天课后我们带着一群学生，在园子里看菊花。我和孩子们说笑的时候，她自己在亭子上坐着，低头写字。等到孩子们走了，我也走上亭子去，一眼望见她写的是一行一行很短的字，好象是诗。我问她要，她只得递过给我看，是几首短短的即景的诗。我刚看过一遍来，她就夺去揉了。她做得真好！可惜我没有过目不忘的天才，只记得意思，不记得词句了。她说她倒是有时写些诗，自己消遣的，但都没有留着。——我想以她那样的性情和学问，写出来的诗一定都是很好的，不发表未免隐没却许多宇宙间的美。我相信天下有许多极好的

诗，只因不能发表或不肯发表，就都隐没在黑暗之中了，可惜世人没有眼福！

你问我“什么是新诗”，我委实不知道。我有时虽然也做，但到底不自信。一段一段的小文字，你们要把它分写了，叫它做诗，我只得由你们。我想新诗的历史太浅，不容易有简单明了的定义，以后做的人多了，渐渐的自然有个界说。我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尽的意思，声调再婉转些，便可以叫做诗了，长短是无关系的。但我个人看去，似乎短的比长的好，容易聚精凝神的说一两句话。

秋意十分的足了，海滨尤其凄厉。校园里的腊梅开了么？我每每想象到你们及时行乐的光景，不知道你们在同乐的时光之中，曾否念到我？

听说之徽要归省，我闷得很，请她顺便来看看我。

宛因 十一月十九日

十三

冰心：

昨日之徽已来访我，相见后很喜欢。——她的父亲已经好了，她三天后便可回校，——我们在炉旁整整的谈了半日的话，知道了校里的许多事情，使

我欣慰，又起了更浓的回忆。正不知何日方能再和你们在一处！

今早大雪，外边却是一点寒气都没有。饭后之徽又来约我去海滨踏雪散步，我一时喜欢，便披上外衣，和她出去。——群山都白了，起了一片连接不断的皑皑的光。村舍也似雪宫一般。不时有人打着破伞从小桥上走过。厚雪压盖的沙滩，脚下踏着，更觉得松软了。片片的雪，无声的纷纷落在大海里，波澜也不起了，雪花隙里，我们只并肩沉默地走去，心灵中觉得有不可言说的愉快！

归途中，我们才又起首谈话了。之徽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子，她看书一目十行，悟性极好，我们更不能不承认她有写作的天才。她又肯做课外的工夫，聪明加上勤奋，前途真不可限量！——只是有一件事，我常常为她担心，就是她的才气太发越了，聪明外露，欠些沉潜，恐怕要渐流于自骄或务外。孔子说得好：“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不威”和“不固”，都能将她的绝代才华，付之流水。我平日和她谈话的时候很少，而且我也不大管这些闲事。你和她还不错，她又最肯听你的话，无意中何妨进一进劝告呢？

海滨归来，母亲已坐在书纸凌乱的书室里，等着我了。我喜欢极，她责备我不应雪中出去，我只笑着，

也没有答应。

我看了不少的旧诗词，可意的很多，随手便都录下，以后可以寄给你看——我承认旧诗词，自有它的美，万不容抹杀。

看书多了，精神很乏，“学然后知不足”，愈看得多，心里愈无把握，这便是看书后心思恍惚的惆怅。写得很多了，再谈！

宛因 十二月九日

十四

冰心吾友：

接来信，寥寥数字中，已可见出忙碌的冰心，是怎样的惓怀于她蛰居海滨的好友，使我感无可感！

踏雪冒寒，咳疾复作，这些天又不舒服，医生不许我多劳神。年假近了，你的考事必是很忙碌的，我也不愿意以我借以消遣的信，来替你添忙。别的无可说了，我的朋友！再见罢！

替我问同学们好！

宛因 十二月十七日

十五

冰心：

病榻上过了一冬，两个半月没有拿起笔来了。今晨倚窗外望，枝头微绿，树犹如此，令人怅然！

这是晚餐后，灯光如昼时，炉火很暖，窗户微敞，清风徐来，镜中只有一个着浅红衫的我。

姑母从市上买了一丈的浅红绸子，送给我作衣服，她说我平日的衣服太素淡了，于年轻的人是不相宜的。我何曾不喜欢那些娇柔的颜色？不过我只爱看别人穿，自己却不喜欢穿。姑母既买了，我又想做——我很喜欢做活计，因为拈针引线时，大可有运用思想的工夫——我将这浅红绸子做成了一件睡衣，缘上了白丝的花边，晚上穿着，倒很轻软适体。晚饭后，炉子一暖，料着没有人来，便换上和姑母们坐在火边谈笑。因为宽博的衣裳，比较的使人舒快活泼。姑母看见了，也没说什么，只说：“这颜色于你很合宜，为何做成睡衣？”母亲却说我作践绫罗。我只笑说：“横竖是送给我穿的，白天晚上，不是一样么？”

窗内两盆淡黄的蔷薇，已开满了。在强烈的灯光之下，临风微颤，竟是画中诗中的花朵！一枝折得，想寄与你，奈无人可作使者。

病中连接同学们的来信，新愈手弱，未能一一作复，请替我向她们道谢道歉。——春假何时放呢？之徽回来时，你能和她一同来么？我很想见你一面。

宛因 二月二十四日夜

十六

冰心：

三天的相聚，就是我最后的回顾了。我相信在我从淡雾里渐渐飘去的时候，回顾隐隐的海天中，永远有母亲，姑母和你！

自从你那一封信，不许我再提“死”字以后，我就竭力的禁止我自己。但我已微微的听得医生说，我恐怕不能过这夏天了。冰心，我想你更不能不知道，你这次临别时凄惶的话语；以及近来母亲的留居不走，你们的神色，都掬出至情，无形中暗示我了！

我的朋友！我如不写这封信，我觉得我是好像将远行的旅客，不向她的朋友告别一般。冰心！无论如何，我的形质，消化在这世界的尘土里；我的精神，也调和在这太空的魂灵里；生死都跳不出这无限之生，你我是永永无间隔的。我对于“死”的观念，从前已说得很详细很清楚了，想你一定能记得。

我是一个寡交的人，最好的朋友就是冰心了。冰心！还有些事未了，就是请你常常的将我从前对你所说的我的人生哲学告诉我的母亲和姑母，慰安她们，减少她们的悲苦——可怜我因着恐怕招起母亲和姑母的悲伤，我对于她们的谈话，每每是欲吐仍茹，不

能彻底。

写信是在医生禁令之内的，但我今夜却违犯了。
我的朋友！别了，前途珍重罢！

你的好友宛因 四月一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2 年 6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6 号，
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

玫瑰的荫下

衣裳上，
书页上，
都闪烁着
 叶底细碎的朝阳。

我折下一朵来，
等着——等着，
浓红的花瓣，
正好衬她雪白的衣裳。

冰凉的石阶上，
坐着——坐着，
等她不来，
只闻见手里
玫瑰的幽香！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5月26日，署名冰仲，后收入诗、散文集《闲情》）

人 间 的 弱 者

本是顽石一般的人，
为着宇宙的庄严，
竟做了人间的弱者。

本是顽石一般的人，
为着自然的幽深，
竟做了人间的弱者。

本是顽石一般的人，
为着母亲的温情，
竟做了人间的弱者。

顽石！
这般冰冷，
这样坚凝，
何尝不能在万有中建立自己？

宇宙——

自然——

母亲——

这几重深厚的圈儿，
便稍有些儿力量，
也何忍将来抵抗！

“不能” —— “何忍”，
本是顽石一般的人，
竟低下头儿，
做了人间的弱者。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7月9日。）

不 忍

我用小杖
将网儿挑破了，
辛苦的工程
一零时便拆毁了。

我用重帘
将灯儿遮蔽了，
窗外的光明
一零时便隐没了。

我用微火
将新写的字儿烧毁了，
幽深的诗情
一霎时便消灭了。

我用冰冷的水儿
将花上的蒂叶冲走了。
无聊的慰安

一霎时便洗荡了。

我用矫决的词儿
将月下的印象掩没了，
自然的牵萦
一霎时便斩绝了。

这些都是“不忍”呵——
上帝！
在渺茫的生命道上，
除了“不忍”，
我对众生
更不能有别的慰藉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7月27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寂 寞

小小在课室里考着国文。他心里有事，匆匆的缀完了几个句子，便去交卷。刚递了上去，先生抬头看着他，说：“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错字没有，还没有放学呢，忙什么的！”他只得回到位上来，眼光注在卷上，却呆呆的出神。

好容易放学了，赵妈来接他。他一见就问：“婶婶和妹妹来了么？”赵妈笑说：“来了，快些家去罢，你那妹妹好极了。”他听着便自己向前跑了，赵妈在后面连连的唤他，他只当没听见。

到家便跑上台阶去，听母亲在屋里唤说：“小小快来，见一见婶婶罢。”他掀开竹帘子进去，母亲和一个年轻的妇人一同坐着。他连忙上去鞠了躬，婶婶将他揽在怀里，没有说什么，眼泪却落了下来。母亲便说：“让婶婶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罢，她在后院看鱼呢。”小小便又出来，绕过廊子，看见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头的黑发散垂着，结着一

条很宽的淡青缎带；和赵妈站在鱼缸边，说着话儿。

赵妈推她说：“哥哥来了。”她回头一看，便拉着赵妈的手笑着。赵妈说：“小小哥！你们一起玩罢，我还有事呢。”小小便过去，赵妈自己走了。

小小说：“妹妹，看我这几条鱼好不好？都是后面溪里钓来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见她答，也便伏在缸边，各自看鱼，再不说话。

饭桌上母亲，婶婶，和他兄妹两个人，很亲热的说着话儿，妹妹和他也渐渐的熟了。饭后母亲和婶婶在廊外乘凉，小小和妹妹却在屋里玩。小小搬出许多玩具来，灯下两个人玩着。小小的话最多，说说这个，说说那个，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亲隔窗唤道：“你们早些睡罢，明天……”小小忙应道：“不要紧的，我考完了书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学去了。”妹妹却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觉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里，——床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钓鱼去。

绝早他就起来，赵妈不让他去搅妹妹，他只得在院子里自己玩。一会儿才听得婶婶和母亲在屋里说话，又听得妹妹也起来了，便推门进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婶婶替她梳着头。看见小小进来，婶婶说：“小小真是个好学生，起得这样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饭后两人便要出去。母亲嘱咐小小说：“好生照应着妹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小心不要弄湿了衣裳！”小小忙答应着，便和妹妹去了。

开了后门，一道清溪，横在面前；夹溪两行的垂柳，倒影在水里，非常的青翠。两个人先走着，拣着石子，最后便在水边拣一块大石头坐下，谈着话儿。

妹妹说：“我们那里没有溪水，开了门只是大街道，许多的车马，走来走去的，晚上满街的电灯，比这里热闹多了，只不如这里凉快。”小小说：“我最喜欢热闹；但我在这里好钓鱼，也有螃蟹。夏天看农夫们割麦子，都用大车拉着。夏天的晚上，母亲和我更常常坐在这里树下，听水流和蝉叫。”一面说着，小小便站起来，跳到水中一块大溪石上去。

那石块微微的动摇，妹妹说：“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几次了。你看我腿上的疤痕。”说着便褪下袜子，指着小腿给妹妹看。妹妹摇头笑说：“我怕，我最怕晃摇的东西。在学校里我打秋千都不敢打得太高。”小小说：“那自然，你是个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学都打得很高。她们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个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笑，无话可说。

小小四下里望着，忽然问道：“昨天婶婶为什么落泪？”妹妹说：“萱哥死了，你不知道么？若不是为

母亲尽着难受，我们还不到这里来呢。”小小说：“我母亲写信给叔叔，说要接婶婶和你来玩，我听见了——到底萱哥是为什么死的？”妹妹用柳枝轻轻的打着溪水，说：“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头几天放学回来，还好好的，我们一块儿玩着。后来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医院里，不几天就死了。那天母亲从医院里回来，眼睛都红肿了，我才知道的。父亲去把他葬了，回来便把他的东西，都锁了起来，不叫母亲看见——有一天我因为找一本教科书，又翻出来了，母亲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说到这里，眼圈儿便红了。小小两手放在裤袋里，凝视着她，过了半天，说：“不要紧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说：“但你不是我母亲生的，不是我的亲哥哥。”小小无可说，又道：“横竖都是一样，你不要难过了！你看那边水上飞着好些蜻蜓，一会儿要下雨了，我捉几个给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们只在餐室里，找了好几条长线，两头都系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满屋里飞着，却因彼此牵来扯去的，只飞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个蜻蜓，飞到妹妹脸上，那端的一个便垂挂在袖子旁边，不住的鼓着翅儿，妹妹吓得只管喊叫。小小却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来。小小连忙上去，替她捉了下来；看妹妹似乎生气，便一面哄着她，一面开了门，扯断了

线，把蜻蜓都放了。

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下，看雨又说故事。小小将听过的故事都说完了，自己只得编了一段，想好了，便说：“有一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小的名叫猪八戒，大的名叫土行孙，……”妹妹笑道：“不对了，猪八戒没有母亲，他的哥哥不叫什么土行孙，是孙行者；你当我没有听过《西游记》呢！”小小也笑道：“我说的这是另一个猪八戒，不是《西游记》上的猪八戒。”妹妹摇头笑道：“不用圆谎了，我知道你是胡编的。”小小无聊，便道：“那么你说一个我听。”妹妹也想了一会儿，说：“从前……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女儿，叫雪花公主，长得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后有人来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听说过，我就不说了。”小小忙道：“没有听过，我猜着是那样，往下说罢！”妹妹又说：“以后国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个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记了……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气了，将她送到空山里去，叫一个老太太拿有毒的苹果哄她吃……”小小连忙问：“以后有人来救她没有？”妹妹笑道：“你别忙，——后来也不知道怎样雪花公主也没有死。那国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撵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来，大家很快乐的过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

还问：“往后呢？，妹妹说：“往后就是这样了，没有了。”

小小站了起来，伸一伸腰，说：“我听故事，最怕听到快乐的时候，一快乐就完了。每次赵妈说故事，一说到做财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没意思！”妹妹说：“故事总是有完的时候，没有不完的，——反不如那结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在心里想好几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说：“我有一个说不完的故事——有一个国王……”他张开两臂比着：“盖了一间比天还大的仓房，攒了比天还多的米在里面。有一天有一阵麻雀经过，那麻雀多极了，成群结队的飞着，连太阳都遮住了。它们看见那些米粒，便寻出了一个小孔穴，一只一只的飞进去……”妹妹连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个麻雀进去，衔出一个米粒来；第二个麻雀又进去，又衔出一个米粒来；这样一只一只尽着说，是不是？我听见萱哥说过了。”小小道：“是的，编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说不完的。”妹妹说：“我就不信，我想比天还多的米，也不过有几万万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说，说几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应，屋里母亲唤着，便止住了，一同进去。

夜里的雨更大了，还时时的听见轻雷。小小非常的懊丧：后门的小溪，是好几天没有去了，故事说尽

了，家里没有什么好玩的，想来想去，渐渐入梦——梦见带着妹妹，走进很深的树林里，林中有一个大湖。湖边迎面走来一个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笼子，里面有许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见了。

开了眼，阳光满室，天晴了，他还不信，起来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鸟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风吹得琤琤的，他心里喜欢，连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梦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发怔，看见他便笑说：“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里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脱鞋和袜子，轻轻的走入水里，一面笑道：“凉快极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慢慢的跑起来，只听见脚下水响。妹妹走到廊边道：“真好玩，我也下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裤脚，说：“你敢你就下来，我们在水里跳圈儿。”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刚脱下一只袜子，母亲从屋里出来看见，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来罢，你只管带着妹妹淘气！”妹妹连忙又将袜子穿上。小小却笑着从廊上拿了鞋袜，赤着脚跑到浴室里去。

饭后母亲说大家出去散散心。婶婶只懒懒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撺掇劝说，只得随同出去。先到了

公园，母亲和婶婶进了一处“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远远的跑开去，在水边看了一会子的浴鸭，又上了小山。雨后的小山和树林都青润极了；山后篱内的野茉莉，开得崭齐，望去好似彩云一般。池里荷花也开遍了，水边系着一只小船。两个人商量着，要上船玩去；正往下走，只见母亲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见婶婶无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泪痕。妹妹连忙走过去，一声儿不响的倚在婶婶怀里。母亲悄声说：“我们回去罢，婶婶又不好过了。”小小只得喏喏的随着一同出来。

车上小小轻轻的问：“婶婶为什么又哭了？”母亲道：“婶婶看见我替你买了一顶小草帽，看那式样很好，也想买一顶给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泪，我们转身就出来了。——你看母亲爱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亲说着深沉的叹了一口气，小小也默然无语。

前面婶婶的车，停在糖果公司门口，婶婶给妹妹买了两瓶糖，又给他两瓶。小小连忙谢了婶婶，自己又买了一瓶香蕉油。妹妹问：“买这个作什么？”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

到家婶婶又只懒懒的。妹妹便跟婶婶睡觉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来跑去，寻出冰激凌的桶子来，预备着明天要做。

黄昏时妹妹醒了，睡得满脸是汗，只说热；母亲打发她洗了澡，又替她洗了头发，小小便拿过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扇着。妹妹一面撩开拂在脸上的头发，一面笑说：“不要扇了，我觉得冷。”小小道：“如此我们便到门外去，树下有风，吹一会儿就干了。”两个人便出来，坐在树根上。

暮色里，新月挂在柳梢——远远地走来一个绿衣的邮差。小小看见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了上去，接过两封信来。妹妹忙问：“谁来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亲的，一封许是叔叔的。你等着，我先送了去。”说着便进门去了。

一转身便又出来；妹妹说：“我父亲来信，一定是要接我们走了。”小小说：“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写信给你，我写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说：“我的学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欢人称我‘先生’，我喜欢人称‘女士’。平日父亲从南边来信，都是寄给我，也是称我‘女士’。”小小说：“那也好，你的学名是什么？”妹妹不答。

小小两手弄着扇子的边儿，说：“我父亲到英国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就有一封信，有时好几封信一齐送来。信封上写着外国字，我不认得，但母亲说，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为什么不跟伯伯到英国去？”小小摇头道：“母亲不去，我也

不去。我只爱我的国，又有树，又有水。我不爱英国，他们那里尽些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孩子！”妹妹说：“我们的先生常常说，我们也应当爱外国，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爱你就爱，横竖我只有一个心，爱了我的国，就没有心再去爱别国。”妹妹一面抚着头发，说：“一个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儿，就如我的一个心，爱了父亲，又爱了母亲，又爱了许多的……”这时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说：“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抬头看时，一个很小的星，拖着一片光辉，横过天空，直飞向天末去了。

天渐渐的黑了，他们便进去。搬过两张矮凳子，和一张大椅子，在院子里吃着晚饭。母亲在后面替妹妹通开了头发，松松的编了两个辫子。小小便道：“有头发多么麻烦！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头，就是洗头也不费工夫。”妹妹一面吃饭，说：“但母亲说头发有一种温柔的美。”小小点头说：“也是，不过我这样子，即或是有头发，也不美的。”说得婶婶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发赵妈洗那桶子，买冰和盐要做冰激凌。母亲替他们调好了材料，两个便在院里树下摇着。

小小一会一会的便揭开盖子看看，说：“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还没有凝上呢，尽着开盖，把盐都漏进去了！”小小又舀出一

点来，尝了尝说：“没有味儿，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几块来放上。”妹妹说，“好。”于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进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对上些开水。

妹妹扎煞着两只湿手，用袖子拭了脸上的汗，说：“热得很，我不摇了！”小小说：“等我来，你先坐在一边歇着。”

摇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说：“一定好了，我们舀出来吃罢。”妹妹便盛了出来，尝了一口，半天不言语。小小也尝着，却问妹妹说：“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那味儿，带点酸又有些咸。”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么酸咸？简直是不好吃！算了罢，送给赵妈吃。”

胡乱的收拾起来，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说：“还是钓螃蟹去有意思，我们摇了这半天的冰激凌，也热了，正好树荫底下凉快去。”妹妹便拿了钓竿，挑上了饵，出到门外。小小说：“你看那边树下水里那一块大石头，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钓；你如害怕，我扶你过去。”妹妹说：“我不怕。”说着便从水边踏着一块一块的石头，扶着钓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后溪水涨了，石上好象小船一般，微风吹着流水，又吹着柳叶。蝉声聒耳。田垄和村舍一望无际。妹妹很快乐，便道：“这里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小

小道：“这块石头就是我们的国，我做总统，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不会放枪，也怕那响声。”小小说：“那么你做总统，我做兵丁——以后这石头随水飘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个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亲，我自己不会梳头。”小小道：“不会梳头不要紧，把头发剪了去，和我一样。”妹妹道：“不但为梳头，另一个世界也不能没有母亲，没有了母亲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然这样，我也要母亲，但这块石头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来，用钓竿指着说：“我们可以再搬过那一块来……”

上面说着，不提防雨后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没有站稳，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赶紧起来拉住，妹妹已坐在水里，钓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来，衣裳已经湿透，两个人都吓住了。小小连忙问：“碰着了哪里没有？”妹妹看着手腕说：“这边手上擦去了一块皮！这倒不要紧，只是衣裳都湿了，怎么好？”小小看她惊惶欲涕，便连忙安慰她说：“你别怕，我这里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们到太阳底下晒着，一会子就干了。如回家换去，婶婶一定要说你。”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随着他到岸上来。

小小站在树荫下，看妹妹的脸，晒得通红。妹妹说：“我热极，头都昏了。”小小说：“你的衣裳干了没有？”妹妹扶着头便说：“哪能这么快就干了！”小

小道：“我回家拿伞去，上面遮着，下面晒着就好了。”妹妹点一点头，小小赶紧又跑了回来。

四下里找不着伞，赵妈看见便说：“小小哥！你找什么？妈妈和婶婶都睡着午觉，你不要乱翻了！”小小只得悄悄的说与赵妈，赵妈惊道：“你出的好主意！晒出病来还了得呢！”说着便连忙出来，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来给她换上。摸她额上火热，便冲一杯绿豆汤给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给她闻了，抱着她在廊下静静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赵妈肩上，说：“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这时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饭。婶婶十分着急。母亲说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请大夫去。赵妈没有说什么，小小只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来，小小才放了心。

他们不敢出去了，只在家里玩。将扶着牵牛花的小竹竿儿，都拔了出来，先扎成几面长方的篱子。然后一面一面的合了来，在树下墙阴里，盖了一个小竹棚，也安上个小门。两个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灯，赵妈催吃晚饭，才放下一齐到屋里来。

母亲笑说：“妹妹来，小小可有了伴儿了，连饭也顾不得吃，看明天叔叔来接了妹妹去，你可怎么办？”小小只笑着，桌上两个人还不住的商议作棚子

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学校里开了一个“成绩展览会”，早晨先有本校师生的集会，还练习唱校歌。许多同学来找小小，要和他一块儿去。小小惦着要和妹妹盖那棚子，只不肯去，同学一定要拉他走。他只得嘱咐了妹妹几句，又说：“午后我就回来，你先把顶子编上。”妹妹答应着，他便和同学去了。

好容易先生们来了，唱过歌，又乱了半天；小小不等开完会，自己就溜了出来。从书店经过，便买了一把绸制的小国旗，兴兴头头的举着。进门就唤：“妹妹！我买了国旗来了，我们好插在棚子上……”赵妈从自己屋里出来，笑道：“妹妹走了。”小小瞪她一眼，说：“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见母亲自己坐在窗下写信，小小连忙问：“妹妹呢？”母亲放下笔说：“早晨叔叔自己来接，十点钟的车，婶婶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说：“怎么先头我没听见说？”母亲说：“昨晚上不是告诉你了么？前几天叔叔来信，就说已经告了五天的假，要来把家搬到南边去——我也想不到他们走得这么快。妹妹原是不愿意走的，婶婶说日子太短促了，他们还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们不住。”小小说：“怎么赵妈也不到学校里去叫我回来？”母亲说：“那时大家都忙着，谁还想起这些事！”说着仍自去写信。小小站了半天，无话可说，只

得自己出来，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国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觉，黄昏才起来；胡乱吃过饭，自己闷闷的坐在灯下——赵妈进来问：“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没有看见！”赵妈说：“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编篱子，拿去剪绳子么？”小小想起来，就说：“在那边墙犄角的树枝上挂着呢，你自己去拿罢！”赵妈出去了，母亲便说：“也没见你这样的淘气！不论什么东西，拿起来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牵牛花东倒西歪的，原来竹子都让你拔去了。再淘气连房子还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该温习温习功课了，整天里只顾玩，也不是事！”小小满心里惆怅抑郁，正无处着落，听了母亲这一番话，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亲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会，觉得无味，便起来要睡觉去。母亲跟他过来，替他收拾好了，便温和的抚着他说：“好好的睡罢，明天早起，我教给你写一封信给妹妹，请她过年再来。”他勉强抑住抽咽答应着，便自己卧下。母亲在床边坐了一会，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灯，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来，——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见了庭院，照见满地的牵牛花，也照见了墙隅未成功的竹棚。小门还半开着，顶子已经编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无聊的掩了窗帘，重行卧下。——隐隐地听见屋后溪水的流声淙淙，树叶儿也响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见自己的睡衣和衾枕，都被月光映得洁白如雪，微风吹来，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这时月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妹妹也没有了，竹棚也没有了。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弥漫在他稚弱的心灵里。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2年9月第13卷第9期，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

往 事（一）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

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一节一节的斩断了，圆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来看；含泪的看，微笑的看，口里吹着短歌的看。

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这般丰满而清丽！

我有一个朋友，常常说，“来生来生！”——但我却如此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砾，都是我最初的恋慕，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

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憨嬉的图画，寂寞的图画，和泛泛无着的图画。

放下罢，不堪回忆！

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阴；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都是这绿阴烘托出来的。有浓红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绿阴，朝雾的绿阴，繁星下指点着的绿阴，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阴！

感谢这曲曲屏山！它圈住了我许多思想。

第三个厚的圆片，不是大海，不是绿阴，是什么？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二

黑暗不是阴霾，我恨阴霾，我却爱黑暗。

在光明中，一切都显着了。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树，也有了花，也有了红墙，也有了蓝瓦；便一切崭新，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颂美黑暗！讴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将这一切都消灭调和于虚空混沌之中；没有了人，没有了我，更没有了世界！

黑暗的园里，和华同坐。看不见她，也更看不见我，我们只深深的谈着。说到同心处，竟不知是我说的，还是她说的，入耳都是天乐一般——只在一阵风过，槐花坠落如雨的时候，我因着衣上的感觉，和感觉的界限，才觉得“我”不是“她”，才觉得黑暗中仍有“我”的存在。

华在黑暗中递过一朵茉莉，说：“你戴上罢，随着花香，你纵然起立徘徊，我也知道你在何处。”——我无言的接了过来。

华妹呵，你终究是个小孩子。槐花，茉莉，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东西，在无人我的世界里，要拒绝这个！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亲还不回来呵！”

乳母在灯下睁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说：“莹哥儿！

不要尽着问我，你自己上楼去，在阑边望一望，山门内露出两盏红灯时，母亲便快来到了。”

我无疑地开了门出去，黑暗中上了楼——望着，望着，无有消息。

绕过那边阑旁，正对着深黑的大海，和闪烁的灯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时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数着灯光明灭的数儿，数到第十八次。我对着未曾想见的命运，自己假定的起了怀疑。

“人生！灯一般的明灭，飘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无知的长太息。

生命之灯燃着了，爱的光从山门边两盏红灯中燃着了！

四

在堂里忘了有雪，并不知有月。

匆匆的走出来，捻灭了灯，原来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现出扫除了的小径。我一步一步的走，走到墙边，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墙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头望月。

雪中的故宫，云中的月，薨瓦上的兽头——我回

家去，在车上，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的入到我的眼中，心中。

五

场厅里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齐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阴沉沉的影儿里平列着。

我坐在尽头上近门的那一边，抚着锦衣，抚着绣带和冠缨凝想——心情复杂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边，一刹浓红，一刹深紫，回光到屋顶上——

台上琴声作了。一圈的灯影里，从台侧的小门，走出十几个白衣彩饰，散着头发的安琪儿，慢慢的相随进来，无声地在台上练习着第一场里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潇洒极了，温柔极了，上下的轻纱的衣袖，和着铮铮的琴声，合拍的和我心弦跳动，怎样的感人呵！

灯灭了，她们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来疏散休息着的，我却哪里能休息？我想……一会儿这场里便充满了灯彩，充满了人声和笑语，怎知道剧前只为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万有都整齐平

列着。他凭在高阑，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颂——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类都来了，悲剧也好，喜剧也好，佯悲诡笑的演了几场。剧完了，人散了，灯灭了，……一时沉黑，只有无穷无尽的寂寞！

一会儿要到台上，要说许多的话；憨稚的话，激昂的话，恋别的话……何尝是我要说的？但我既这样的上了台，就必须这样的说。我千辛万苦，冒进了阴惨的夜宫，经过了光明的天国，结果在剧中还是做了一场大梦。

印证到真的——比较的真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时间上久暂的分别罢了；但在无限之生里，真的生命的几十年，又何异于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觉悟而又惆怅，场里更黑了。

台侧的门开了，射出一道灯光来——我也须下去了，上帝！这也是“为一大事出世”！

我走着台上几小时的生命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台后的琴站着——幕外的人声，渐渐的远了，人们都来过了；悲剧也罢，喜剧也罢，我的事完了；从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终，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尽了！

看她们洗去铅华，卸去妆饰，无声的忙乱着。

满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杂置着。台上的仇

敌，现在也拉着手说话；台上的亲爱的人，却东一个西一个的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终竟是弱者呵！我爱这几小时如梦的生命！我抚着头发，抚着锦衣，……“生命只这般的虚幻么？”

六

涵在廊上吹箫，我也走了出去。

天上只微微的月光，我撩起垂拂的白纱帐子来，坐在廊上的床边。

我的手触了一件蠕动的东西，细看时是一条很长的蜈蚣。我连忙用手绢拂到地上去，又唤涵踩死它。

涵放了箫，只默然的看着。

我又说：“你还不踩死它！”

他抬起头来，严重而温和的目光，使我退缩。他慢慢的说：“姊姊，这也是一个生命呵！”

霎时间，使我有无穷的惭愧和悲感。

七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

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儿小船般散飘在水面。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的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的打

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八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

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
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
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
友呵，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
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
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
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

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
得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
再往后时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
的人，不让我再来了。

天色不早了。采了些野花，也有黄的，也有紫的，夹在书里，无聊的走上坡去——华和杰他们却从远远的沙滩上，拾了许多美丽的贝壳和卵石，都收在篮里，我只站在桥边等着……

他们原和我当日一般，再来时，他们也有像我今日的感想么？

九

只在夜半忽然醒了的时候，半意识的状态之中，那种心情，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婴儿一样的。——每一种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渐渐的，清澈的，侵入光明的意识界里。

一个冬夜，只觉得心灵从渺冥黑暗中渐渐的清醒了来。

雪白的墙上，哪来些粉霞的颜色，那光辉还不住的跳动——是月夜么？比它清明。是朝阳么？比它稳定。欠身看时，却是薄帘外熊熊的炉火。是谁临睡时将它添得这样旺！

这时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我另到一个世界里去了，澄澈清明，不可描画；白日的事，一些儿也想不起来了，我只静静的……

回过头来，床边小几上的那盆牡丹，在微光中晕

红着脸，好像浅笑着对我说，“睡人呵！我守着你多时了。”水仙却在光影外，自领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又好像和倚在她旁边的梅花对话。

看守我的安琪儿呵！在我无知的浓睡之中，都将你们辜负了！

火光仍是漾着，我仍是静着——我意识的界限，却不只牡丹，不止梅花，渐渐的扩大起来了。但那时神清若水，一切的事，都像剔透玲珑的石子般，浸在水里，历历可数。

一会儿渐渐的又沉到无意识界中去了——我感谢睡神，他用梦的帘儿，将光雾般的一夜，和尘嚣的白日分开了，使我能完全的留一个清绝的记忆！



晚餐的时候。灯光之下，母亲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说：“从前在海边住的时候，我闷极了，午后睡了一觉，醒来遍处找不见你。”

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我只不言语，我忆起我五岁时的事情了。

弟弟们都问，“往后呢？”

母亲笑着看着我说：“找到大门前，她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阶上，对着大海呢！我睡了三点钟，她也

坐了三点钟了。可怜的寂寞的小人儿呵！你们看她小时已经是这样的沉默了——我连忙上前去，珍重地将她揽在怀里……”

母亲眼里满了欢喜慈怜的珠泪。

父亲也微笑了。——弟弟们更是笑着看我。

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的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

——

忘记了是哪一個春天的早晨——

手里拿着几朵玫瑰，站在廊上——马莲遍地的开着，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绿叶中颤动。

她们两个在院子里缓步，微微的互视的谈着。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涉——朝阳照着她们，和风吹着她们；她们的友情在朝阳下酝酿，她们的衣裙在和风中整齐地飘扬。

春浸透了这一切——浸透了花儿和青草……

上帝呵！独立的人不知道自己也浸在春光中。

——

闷极，是出游都可散怀。——便和她们出游了

半日。

回来了——一路只泛泛的。

震荡的车里，我只向后攀着小圆窗看着。弯曲的道儿，跟着车走来，愈引愈长。树木，村舍，和田垄，都向后退曳了去，只有西山峰上的晚霞不动。

车里，她们捉对儿谈话，我也和晚霞谈话。——“晚霞！我不配和你谈心，但你总可容我瞻仰。”

车进到城门里，我偶然想起那园来，她们都说去走一走，我本无聊，只微笑随着她们，车又退出去了。

悄悄地进入园里，天色渐暗了——忆起去年此时，正是出园的时候，那时心绪又如何？

幽凉里，走过小桥，走过层阶，她们又四散了。我一路低首行来，猛抬头见了烈冢。碑下独坐，四望青青，晚霞更红了！

正在神思飞越，忠从后面来了。我们下了台去，在仄径中走着。我说，“我愿意在此过这悠长的夏日，避避尘嚣。”她说，“佳时难再，此游也是纪念。”我无言点首。

鸟儿都休息了，不住的啁啾着——暮色里，匆匆的又走了出来。车进了城了，我仍是向后望着。凉风吹着衣袖和头发——庄严苍古的城楼，浮在晚霞上，竟留了个最深浓的回忆！

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

一三

小别之后，星来访我——坐在窗下写些字，看些画，晚凉时才出去。

只谈着谈着，篱外的夕阳渐渐的淡了，墙影渐渐的长了，晚霞退了，繁星生了；我们便渐渐浸到黑暗里，只能看见近旁花台里的小白花，在苍茫中闪烁——摇动。

她谈到沿途的经历和感想，便说：“月下宜有清话。群居杂谈，实在无味。”

我说：“夜坐谈话，到底比白日有趣，但各种的夜又不同了。月夜宜清谈，星夜宜深谈，雨夜宜絮谈，风夜宜壮谈……固然也须人地两宜，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趋势……”

那夜树影深深，回顾悄然，却是个星夜！

我们的谈话，并不深到许多，但已觉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

一四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搁笔。

每次和朋友们谈话，谈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默然，终于无语。

一次和弟弟们在院子里乘凉，仰望天河，又谈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彻底的谈一谈海，看词锋到何时为止，联想至何处为极。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的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他本静静地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我肃然——涵用折扇轻轻的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涵道：“姊姊，该你说一说了。”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涵说，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楫说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我的话太乏味了，楫的头渐渐的从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轻轻地将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

从诗人上，他们的谈锋便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楫坐着，刚才的那些话，只在我心中，反复地寻味——思想。

一五

黄昏时下雨，睡得极早，破晓听见钟声续续的敲着。

这钟声不知是哪个寺里的，起的稍早，便能听见——尤其是冬日——但我从来未曾数过，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的披衣整发，还是四无人声，只闻啼鸟。开门出去，立在阑外，润湿的晓风吹来，觉得春寒还重。

地下都潮润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晓烟里笼盖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压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会得枝头渐绿，墙内外的桃花，一番雨过，都零落了忆起断句“落尽桃花澹天地”，临风独立，不觉悠然！

一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许多可纪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夜，更有许多可纪的梦。

在梦中常常是神志湛然，飞行绝迹，可以解却许多白日的尘机烦虑。更有许多不可能的，意外的遨游，可以突兀实现。

一个春夜：梦见忽然在一个长廊上徐步，一带的花竹阑干，阑外是水。廊上近水的那一边，不到五步，便放着一张小桌子，用花边的白布罩着，中间一瓶白丁香花，杂着玫瑰，旁边还错落的摆着杯盘。望到廊的尽处，几百张小桌子，都是一样的。好像是有什么大集会，候客未来的光景。

我不敢久驻，轻轻的走过去。廊边一扇绿门，徐徐推开，又换了一番景致，长廊上的事，一概忘了。

门内是一间书室，尽是藤榻竹椅，地上铺着花席。一个女子，近窗写着字，我仿佛认得是在夏令会里相遇的谁家姊妹之一。

我们都没有说什么，我也未曾向她谢擅入的罪，似乎我们又是约下的。这时门外走进她的妹妹来，笑着便带我出去。

走过很长的甬道，两旁柱上挂着许多风景片，也都用竹框嵌着，道旁遮满了马缨花。

出了一个圆门——便是梦中意识的焦点，使我醒后能带挈着以上的景致，都深忆不忘的——到了门外只见一望无边蔚蓝欲化的水。

这一片水：不是湖也不是海，比湖蔚蓝，比海平静，光艳得不可描画。……不可描画！生平醒时和梦中所见的水，要以此为第一了！

一道柳堤将这水界开了，绿意直伸到水中去。堤

上缓步行来。梦中只觉飘然，悠然，而又恍然！

走尽了长堤，到了青翠的小山边，一处层阶之下，听得堂上有人讲书。她家的姊姊忽然又在旁边，问我，“你上去不？”我谢她说，“不去罢，还是到水边好。”

一转身又只剩我自己了，这回却沿着水岸走。风吹着柳叶。附满了绿苔的石头，错杂的在细流里立着。水光浸透了我沉醉的灵魂……

帘子一声响，梦惊碎了！水光在我眼前漾了几漾，便一时散开了，荡化了！

张递过一封信，匆匆的便又出去。

我要留梦，梦已去无痕迹……

朦胧里拿起信来一看，却是琳在西湖寄我的一张明信片。

晚上我便寄她几行字：

姊姊！

清福便独享了罢，

何须寄我些春泛的新诗？

心灵里已是烦忙，

又添了未曾相识的湖山，

频来入梦！

——《春水》一五七

一七

我坐在院里，仪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仪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

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轻阴。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的走！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的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的唤着我。

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看见董自己远远的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的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作什么！”我不答，只举着两手笑说，“我也上去！”

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的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

去。

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着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

渐渐的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只不住的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

马上看海面的黄昏——

董在前牵着，父亲在旁扶着。晚风里上了山，直到门前。母亲和仪，还有许多人，都到马前来接我。

一八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时使人惆怅而烦闷。

无聊的洗了手脸，天色已黄昏了，到门外园院小立，抬头望见了一天金黄色的云彩。——世间只有云霞最难用文字描写，心里融会得到，笔下却写不出。因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云霞却是最灵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唤奈何！

回身进到院里，隔窗唤涵递出一本书来，又到门外去读。云彩又变了，半圆的月，渐渐的没入云里去

了。低头看了一会子的书。听得笑声，从圆形的缘满豆叶的棚下望过去，杰和文正并坐在秋千上；往返的荡摇着，好像一幅活动的影片，——光也从圆片上出现了，在后面替他们推送着。光夏天瘦了许多，但短发拂额，仍掩不了她的憨态。

我想随处可写，随时可写，时间和空间里开满了空灵清艳的花，以供慧心人的采撷，可惜慧心人写不出！

天色更暗了，书上的字已经看不见。云色又变了，从金黄色到暗灰色。轻风吹着纱衫，已是太凉了，月儿又不知哪里去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

一九

后楼上伴芳弹琴。忽然大雷雨——

那些日子正是初离母亲过宿舍生活的时期。一连几天，都是好天气，同学们一起读书说笑，不觉把家淡忘了。——但这时我心里突然的郁闷焦躁。

我站在琴旁，低头抚着琴上的花纹说，“我们到前楼去罢！”芳住了琴劝我说：“等止了雨再走，你看这么大的雨，如何走得下去；你先在一旁坐着，听我弹琴，好不好？”我无聊只得坐下。

雷声只管隆隆，雨声只管澎湃。天容如墨，窗内黑暗极了。我替芳开了琴旁的电灯，她依旧弹着琴，只抬头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

她不注意我，我也不注意她——我想这时母亲在家里，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也许叫人卷起苇帘，挪开花盆，小弟弟们都在廊上拍手看雨……

想着，目注着芳的琴谱，忽然觉得纸上渐渐的亮起来。回头一看，雨已止了，夕阳又出来了，浮云都散了，奔走得很快。树上更绿了，蝉儿又带着湿声乱叫着。

我十分欢喜，过去唤芳说，“雨住了，我们下去罢！”芳看一看壁上的钟，说，“只剩一刻钟了，再容我弹两遍。”我不依，说，“你不去，我自己去。”说着回头便走。她只得关上琴盖，将琴谱收在小柜子里，一面笑着，“你这孩子真磨人！”

球场边雨水成湖，我们挨着墙边，走来走去。藤萝上的残滴，还不时的落下来，我们并肩站在水边，照见我们在天上云中的影子。

只走来走去的谈着，郁闷已没有了。那晚我竟没有上夜堂去，只坐在秋千板上，芳攀着秋千索子，站在我旁边，两人直谈到夜深。

二〇

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和我的通讯里，曾一度提到死后，她说：“我只要一个白石的坟墓，四面矮矮的石阑，墓上一个十字架，再有一个仰天沉思的石像。……这墓要在山间幽静处，丛树阴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么新开的花朵，替我放上一两束，其余的人，就不必到那里去。”

我看完这一段，立时觉得眼前涌现了一幅清幽的图画。但是我想来想去……宛因呵，你还未免太“人间化”了！

何如脚儿赤着，发儿松松的挽着，躯壳用缟白的轻绡裹着，放在一个空明莹澈的水晶棺里，用纱灯和细乐，一叶扁舟，月白风清之夜，将这棺儿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声中，轻轻的系下，葬在海波深处。

想象吊者白衣如雪，几只大舟，首尾相接，耀以红灯，绕以清乐，一簇的停在波心。何等凄清，何等苍凉，又是何等豪迈！

以万顷沧波作墓田，又岂是人迹可到？即使专诚要来瞻礼，也只能下俯清波，遥遥凭吊。

更何必以人间暂时的花朵，来娱悦海中永久的灵魂！看天上的乱星孤月，水面的晚烟朝霞，听海风

夜奔，海波夜啸。比新开的花，徐流的水，其壮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

从此穆然，超然，在神灵上下，鱼龙竞逐，珊瑚玉树交枝回绕的渊底，垂目长眠：那真是数千年来人类所未享过的奇福！

至此搁笔，神志洒然，忽然忆起少作走韵的“集龚”中有：“少年哀乐过于人，消息都妨父老惊；一事避君君匿笑，欲求缥缈反幽深。”——不觉一笑！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往事》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2年10月第13卷第10期，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

哀 词

他的周围只有“血”与“泪”——
人们举着“需要”的旗子
逼他写“血”和“爱”，
他只得欲哭的笑了。

他的周围只有“光”和“爱”，
人们举着“需要”的旗子，
逼他写“血”与“泪”，
他只得欲笑的哭了。

欲哭的笑，
欲笑的哭——
需要的旗儿举起了，
真实已从世界上消灭了！
八，七，一九二二。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8月19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十 年

她寄我一封信，
提到了江南晚风天，
她说“只是佳景
没有良朋！”

八个字中，
我想着江波，
想着晚霞，
想着独立的人影。

这里是
只有闷雨，
只有黄尘，
只有窗外静沉沉的天。

我的朋友！
谁说人生似浮萍？

暂住……

一暂住又已是十年！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8月23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使 命

一个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车上：
细雨洒着古墙，
 洒着杨柳，
我微微的觉悟了我携带的使命。

一个夏日的黄昏——
止水般的院里：
晚霞照着竹篷，
 照着槐树，
我深深的承认了我携带的使命。

觉悟——承认，
试回首！
 是欢喜还是惆怅？
已是两年以后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8月26日，后收入诗、散文集《闲情》。）

纪 事

——赠小弟冰季

右手握着弹弓，
左手弄着泥丸——
背倚着柱子
两足平直地坐着。
仰望天空的深黑的双眼，
是侦伺着花架上
偷啄葡萄的乌鸦罢？
然而杀机里却充满着热爱的神情！

我从窗内忽然望见了，
我不觉凝住了，
爱怜的眼泪
已流到颊上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8月27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歧 路

今天没有歧路，
也不容有歧路了——
上帝！
不安和疑难都融作
感恩的泪眼，
献在你的座前了！

九，一，一九二二。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1月5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中秋前三日

浸人的寒光，
扑人的清香——
照见我们绒样的衣裳，
微微地引起了
绒样的悲伤。

我的朋友，
正是“花好，月圆，人寿，”
何来惆怅？
便是将来离别，
今夕何夕，
也须暂忘！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1月5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安 慰（一）

我曾梦见自己是一个畸零人，
醒时犹自呜咽。
因着遗留的深重的悲哀，
这一天中
我怜恤遍了人间的孤独者。

我曾梦见自己是一个畸零人，
醒时犹自呜咽。
因着相形的浓厚的快乐，
这一天中
我更觉出了四围的亲爱。

母亲！
当我坐在你的枕边
和你说着这些时，
虽然是你的眼里满了泪，
我的眼里满了泪呵——

我们却都感谢了
造物者无穷的安慰！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 年 10 月 13 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安 慰（二）

“二十年的海上，
我呼吸着海风——
我的女儿！
你文字中
怎能不带些海的气息！”

单调的忧惭，
都欢喜的消融在
这一句话里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0月13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晚 祷 (二)

我抬头看见繁星闪烁着——

秋风冷冷的和我说：

“这是造物者点点光明的眼泪，
为着宇宙的晦冥！”

我抬头看见繁星闪烁着——

枯叶戚戚的和我说：

“这是造物者点点光明的眼泪，
为着人物的销沉！”

造物者！

我不听秋风，

不睬枯叶

这一星星——点在太空，

指示了你威权的边际，

表现了你慈爱的龃龉。

人物——宇宙，

销沉也罢，
晦冥也罢，
我只仰望着这点点的光明！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1月4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到青龙桥去

如火如荼的国庆日，却远远的避开北京城，到青龙桥去。

车慢慢的开动了，只是无际的苍黄色的平野，和连接不断的天末的远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风般从车前飞过。不时有很浅的浓绿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树的叶子，经了秋风，已经零落了，只剩有几个青色半熟的柿子挂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风，一片的和山偃动，如同一领极大的毛毡一般。

“原也是很伟秀的，然而江南……”我无聊的倚着空冷的铁炉站着。

她们都聚在窗口谈笑，我眼光穿过她们的肩上，凝望着那边角里坐着的几个军人。

“军人！”也许潜藏在我的天性中罢，我在人群中常常不自觉的注意军人。

世人呵！饶恕我！我的阅历太浅薄了，真是太浅薄了！我的阅历这样的告诉我，我也只能这样忠诚而

勇敢的告诉世人，说：“我有生以来，未曾看见过像我在书报上所看的，那种兽性的，沉沦的，罪恶的军人！”

也许阅历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却不敢欺哄世人！

一个朋友和我说，——那时我们正在院里，远远的看我们军人的同学盘杠子——“我每逢看见灰黄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种憎嫌和恐怖的战栗。”我看着她郑重的说：“我从来不这样想，我看见他们，永远起一种庄肃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经过兵祸罢！”我说：“你呢？”她道：“我也没有，不过我常常从书报上，看见关于恶虐的兵士们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数年来潜在的隐伏着不能言说的怜悯和抑屈！文学家呵！怎么呈现在你们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

笔尖下抹杀了所有的军人，将混沌的，一团黑暗暴虐的群众，铭刻在人们心里。从此严肃的军衣，成了赤血的标帜；忠诚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随从。可怜的军人，从此在人们心天中，没有光明之日了！

虽然阅历决然毅然的这般告诉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学家所写的是真确的。军人的群众也和别的群众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坏人。然而造成人们对于

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文学家，无论如何，你们不得辞其咎！

也讲一讲人道罢！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笳声中度生活。家里的信来了：“我们要吃饭！”回信说：“没有钱，我们欠饷七个月了！——”可怜的中华民国的青年男子呵！山穷水尽的途上，哪里是你们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时无限制的升起。无数的观念奔凑，然而时间只不过一瞬。

车门开了，走进三个穿军服的人。第一个，头上是粉红色的帽箍，穿着深黄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后面两个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黄色军服，鱼贯的从人丛中，经过我们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几个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们略不注意的仍旧看着窗外，或相对谈笑。我却静默的，眼光凝滞的随着他们。

那边一个兵丁站起来了。两块红色的领章，围住瘦长的脖子，显得他的脸更黑了。脸上微微的有点麻

子，中人身材，他站起来，只到那稽查的肩际。

粉红色帽箍的那个稽查，这时正侧面对着我们。我看得真切：圆圆的脸，短短的眉毛，肩膊很宽，细细的一条皮带，束在腰上，两手背握着。白绒的手套已经微污了，臂上缠的一块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写着“察哈尔总站，军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们看不见了。

他沉声静气的问：“你是哪里的，要往哪里去？”那个兵丁笔直的站着，听问便连忙解开外面军衣的钮扣，从里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和护照来，无言的递上。——也许曾说了几句话，但声音很低，我听不见。稽查凝视着他，说：“好，但是我们公事公办，就是大总统的片子，也当不了车票呵！而且这护照也只能坐慢车。弟兄！到站等着去罢，只差一点钟工夫！”

军人们！饶恕我那时不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个很大的争闹，不觉的退后了，更靠近窗户，好像要躲开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将片子放在自己的袋里——那个兵丁低头的站着，微麻的脸上，充满了彷徨，无主，可怜。侧面只看见他很长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动。

火车仍旧风驰电掣的走着。他至终无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后看去，只有那戴着军帽，剪得很短头发的头，和我们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动

摇。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却立时起了一种极异样的感觉！

到了站了！他无力的站起，提着包儿，往外就走。对面来了一个女人，他侧身恭敬的让过。经过稽查面前，点点头就下车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个兵丁问答。这个兵丁较老一点，很瘦的脸，眉目间处处显出困倦无力。这时却也很直的站着，声音很颤动，说：“我是在……陈副官公馆里，他差我到……去。”一面也郑重的呈上一张片子。稽查的脸仍旧紧张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见有丝毫情感的表现，他仍旧凝重的说：“我知道现在军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们留一线之路。但是一张片子，公事上说不过去。陈副官既是军事机关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车上的规矩——你也下去罢！”

老兵丁无言的也下车去了。

稽查转过身来，那边两个很年轻的兵丁，连忙站起，先说：“我们到西苑去。”稽查看了护照，笑了笑说：“好，你们也坐慢车罢！看你们的服章，军界里可有你们这样不整齐的？国家的体面，哪里去了？车上这许多外国人，你们也不怕他们笑话！”随在稽查后面的两个军人，微笑的上前，将他们带着线头，拖

在肩上的两块领章扶起。那两个少年兵丁，惭愧的低头无语。

稽查开了门，带着两个助手，到前面车上去了。

车门很响的关了，我如梦方醒，周身起了一种细微的战栗。——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回想，呀！竟是最深的惭愧与赞美！

一共是七个人：这般凝重，这般温柔，这样的服从无抵抗！我不信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前面……

登上万里长城了！乱山中的城头上，暗淡飘忽的日光下，迎风独立。四围充满了寂寞与荒凉。除了浅黄色一串的骆驼，从深黄色的山脚下，徐徐走过之外，一切都是单调的！看她们头上白色的丝巾，三三两两的，在城上更远更高处拂拂吹动。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数千年前伟大建筑物的长城上，呆呆的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没有起！

只那几个军人严肃而温柔的神情，平和而庄重的言语，和他们所不自知的，在人们心中无明不白的厌恶：这些事，都重重的压在我弱小的灵魂上——受着天风，我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我没有！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0月26日，后收入小说、散文集《往事》，开明书店1930年1月初版。）

十一月十一夜

严静的夜里——
猛听得远处
隆——隆，
是那里筑墙呢！

呀——是十一月十一夜……
想着炮声中
灯彩下的狂舞酣歌，
我的心渐渐的
沉——沉。

上帝，怜悯罢！
他们正筑墙呢！
这一声声中
墙基坚固了。
一块一块纪念的砖儿
向上垒积了，

和爱的世界区分了！

上帝，怜悯罢！

他们正筑墙呢！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1月23日，后收入诗集《春水》。）